

摘 要

当代农业经济是在过去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清代农业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可以为当代农业发展提供借鉴。

对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学的方法，以清代湖南各地的方志作为研究的材料。

文章分五部分论述：

第一章介绍清代湖南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

第二章介绍清代洞庭湖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清代洞庭湖平原水稻生产非常发达，当地的气候、地理环境、发达的水利建设都是重要因素。另外，该地区还广泛种植了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

第三章对清代湖南山地、丘陵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进行探索。清代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康熙后期，大量荒地垦复。随着人口进一步增加，人们涌入山区展开对山区的大规模开发。人们在山区兴建大量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服务。山区、丘陵的水稻生产规模很大，杂粮及棉花、茶叶等经济物广泛种植。

第四章对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进行评析。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农产品商品化两个特点，并对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原因进行探析，指出自然环境、农业政策、水利建设、耕作技术、农具、人口是清代湖南农业发展的原因。同时也指出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

第五部分为结语。简要概括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情况及对后世的影响，指出了解历史对当代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清代 湖南 农业经济

Abstract

The present agriculture economy is rooted from the past agriculture economy. A reasearch on the Qing Dynasty agriculture economy may provide a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sent agriculture economy.

I research the Hunan agriculture economy in Qing Dynasty by the document, and the material mainly comes from the local records of every county of Hunan in Qing Dynasty.

The artile is maked up of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rang of Hunan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of Hunan.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ong-Ting plain in Qing Dynasty. The production of rice in Dong-Ting plain was vary flourishing in Qing Dynasty with the climate, geography surroundings and the developoed water conservancy. In addition, some other crops such as the cotton, the tea and so on was planted.

The thired part inquir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y in mountain area and hills area in Hunan in Qing Dynasty. The population of Hunan have increased very quickly in Qing Dynasty and a large number of wasteland was brought

under cultivation in Kang-xi's rule . With the further increment of

the population, people poured into mountain area and reclaim the mountain area in a large scale. People built a large number of water conservancy to serve the agriculture. The scale of rice production was very large and the economic crops such as cotton and tea was planted wide-rangingly.

The fourth part evaluate agriculture economy of Hunan in Qing Dynasty. Hunan agriculture economy in Qing Dynasty have the characters of unbalance and commercialization, and point out that the natural surroundings, agricultural policy, water conservancy, farming technology, farm tools, and population are reasons for the reason of development of Hunan agriculture in Qing Dynasty .

and the destruction to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fifth part is the concluding remarks. After simply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Hunan agriculture economy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influence to the agriculture economy of later age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a knowledge about history is useful to the development in the present ag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Hunan agriculture economy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董谋勇 2007年6月1日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湖南师范大学。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湖南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保密 ，在-----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作者签名：董谋勇 日期：2007年6月1日
导师签名：刘渝光 日期：2007年6月1日

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现在及将来很好地发展农业经济，很好地协调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了解过去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借鉴曾经成功的经验和吸取历史上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清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要比以往任何时期与当代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对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作一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于当今湖南如何发展地域经济不无现实意义。时值今日，国内已有不少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张国雄先生关于明清两湖移民的研究，张建民先生关于明清湖广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龚胜生先生关于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研究等等，他们都对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借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有关清代湖南农业经济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

1，对洞庭湖平原进行研究或与此相关的论文：

张国雄、梅莉的《明清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口变化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文对明清两湖平原的人口运动以及湖区开垦在两湖经济区形成中的地位进行了探析；何业恒先生的《洞庭湖区茶叶生产的兴废》对洞庭湖区自南齐至明清的茶叶生产及贸易进行了考察，其《洞庭湖区水利事业的历史兴废》一文则对洞庭湖区的水利事业发展历史进行了探讨，其中就包含了清代部分。

2，以两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龚胜生先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

策》对两湖地区的人口压力的发生原因以及清政府为缓解人口压力而采取的措施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对过度垦殖的恶果进行了探讨；其所著《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分布》一文对清晚期两湖地区的棉花、苧麻、蚕丝与葛的种植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其《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文在弄清清代两湖米价长期变化趋势过程的基础上，从人地关系和民生状况两方面的变化探讨了两湖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特点；张国雄先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对明清时期两湖开发及由此而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张家炎先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一文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比较对象，对两地的经济水平差别之原因进行了探讨；龚胜生先生《论“湖广熟，天下足”》对谚语产生、兴盛及消失进行了探讨，同时对民谚产生、兴盛的原因及民谚所指的实质内容进行了研究；张国雄先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对民谚所涉的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条件进行了论述；其《“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一文就民谚所指的“湖广”及“天下”的具体范围从经济地理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3. 其它研究成果：

张建民先生《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对湘鄂西山区大开发的推动力及经济成长特征、开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蒋建平、柳思维先生《清代湖南形成米谷贸易货源地问题的浅探》就湖广主要是湖南在清代米谷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方志远先生的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就明清时期湖北、湖南、江西的人口流动及城乡商品经济进行了研究；张国雄、梅莉等先生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就江汉——

洞庭平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开发情况进行了研究。

但是由于研究目的和侧重点的不同,专门将清代湖南农业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还非常少。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这些关涉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研究往往都只是以湖南某些局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如关于洞庭湖平原或常德地区的农业经济的研究等,或者仅是关于整个湖广农业某一方面的发展情况,没能够提供一个关于清代整个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本文拟对清代湖南的农作物种植、分布,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湖南农业经济历史地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探析,以期对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

第一章 清代湖南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概况

1.1 清代湖南行政区划

明代置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其辖区相当于今天湖南、湖北二省。清承明制,至康熙三年,始将湖广布政司分为湖南、湖北二布政司,于是湖南成为清朝又一个行政区单元。

清代湖南省治长沙府,领长沙、宝庆、岳州、常德、衡州、永州、辰州、沅州、永顺等九府,乾州、凤凰、永绥、晃州、南州等五直隶厅,澧州、桂阳、郴州、靖州等四直隶州,及三属州六十四县^①,与今天湖南省政区范围大致相同(见附图 1-1)。

1.2 湖南的自然环境概况

1.2.1 气候

湖南地处长江中下游亚热带区,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雨水集中;春温多变,夏秋多旱;严寒期短,暑热期长”的特征。冬季,在极地大陆冷气团控制之下,造成雨雪冰霜,阴雨天气多,气候比较温冷;夏季,为副热带高压控制,温高湿小。4月至6月为雨季;7月至9月少雨晴燥,易干旱;8月至9月有时有大雨、暴雨天气;9、10月份,晴朗少雨,气候凉爽^②。二十世纪中后期,年均降水量 800—1700 毫米;一月平均气温 1~7℃,七月平均气温 26~30℃。无霜期自北而南为 270—300 天,大部分地区能满足喜温作物,特别是双季稻对热量的要求^③。有学者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

^① 《清史稿》卷 68《地理志十五·湖南》,北京,中华书局,1976-7, 2185-2205 页

^②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卷 2《地理志》下册(修订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582 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 207 页

掘资料，将 5000 年以来我国的气候划分为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明清时期属于第四个寒冷时期，冬温比现在低 2℃ 左右，与现在气候相差不大^①。

湖南夏季高温以及充足的降水量为农业生产，特别是为水稻生产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气候条件。

1.2.2 地理环境

从地形上看，湖南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介于北纬 24—30 度，东经 108—114 度。北邻湖北，东毗江西，南连广东、广西，西接贵州、四川。东西宽约 600 公里，南北长 770 多公里。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湖南外围至内部分别是湘西山地、湘南山地、湘东山地、湘中丘陵、洞庭湖平原。处于外围的山地，其山体海拔一般在 800 米以上，稍往内的低山带海拔约在 500 至 800 米之间，再往内为海拔 200 米至 500 米的丘陵带，位于底部的是海拔 50 米以下的洞庭湖平原。发源于平原周围的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条河流由南、西南方向齐汇至洞庭湖形成较完整的扇形水系，经城陵矶流入长江。总计 5 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5300 多条，河流总长 9.93 万多公里，流域面积近 21 万余平方公里^②。

湖南境内非地带性土壤主要有石灰土、紫色土、潮土和水稻土，在滨湖平原及“四水”沿岸的冲积物上，潮土和水稻土分布甚广，土质肥沃，耕性良好，是全省最佳的农耕土壤^③。潮土是在近代河流沉积物上发育，受地下水活动的影响，经过耕种熟化而形成的土壤，长江中下游平原是潮土的集中分布地。其特点是土厚、较肥沃，适宜于粮棉生产。水稻土是在种植水稻为主的条件下，受长期水耕熟化和自然

^① 周淑贞《气象学与气候学》（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230 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207 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207 页

成土双重影响而形成的，适宜进行水旱轮作，如水稻与大麦、小麦、棉花、玉米、豆类等作物的轮作^①。

洞庭湖平原为典型的冲积、湖积平原，土壤肥沃、雨量充足，气候适宜，明清时为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全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地。以衡州为中心的湘中丘陵地区，在清代既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地，也是重要的林木供给地。湘南、湘西、湘东的山区，则多为森林覆盖地，既有丰富的林木资源，也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在清政府鼓励垦荒的政策下，大量移民进入山区，对这一带地区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开发。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湖南地区的地理条件以及充沛的降水量在正常情况下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又往往造成水患，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洞庭湖平原，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这主要缘于平原地势低下，湖区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江河两岸地势较高，两河之间的区域地势相对低浅，海拔多在50米以下，每逢降雨量较多的年份，该地区便会遭到严重的水灾。如雍正六年，湖南巡抚王国栋疏言“湘阴、巴陵、华容、安乡、澧、武陵、龙阳、沅江、益阳九州县环绕洞庭，居民筑堤堵水而耕，地势卑下，江涨反灌入湖，堤岸冲决，现有四百余处……”^②。

^① 范业宽等《土壤肥科学》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8，70、74页

^② 《清史稿》卷291《王国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2，10297页

第二章 清代洞庭湖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

2.1 洞庭湖平原的气候、地理概况

2.1.1 洞庭湖平原的气候

洞庭湖平原地处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地带和中亚热带北部，光照充足，年太阳总辐射量为 105-112 千卡 / 平方厘米；年平均气温 16-17℃，1 月份平均气温为 3.8-4.7℃，7 月份平均气温为 28.5-29.3℃；有利于作物积极生长的 10℃ 以上活动积温为 5200-5300℃；无霜期为 266-286 天；降雨充沛，年降雨量为 1200-1500 毫米，夏季降雨量占全年的 60-70%^①。

2.1.2 洞庭湖平原地理环境

清代洞庭湖平原包括湖南省安乡、华容、澧州、武陵、安福、龙阳、沅江、湘阴、巴陵、益阳等地和桃源、临湘、宁乡、长沙等地的平原部分，面积约 30950 平方公里^②。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四水由南、西南方向齐汇至洞庭湖，经城陵矶流入长江。洞庭湖面积 2740 平方公里，其周围就是辽阔的洞庭湖平原，分布着低丘岗地、平原区、湖泊河汊区。其土壤富含有机质，自然肥力高且土质疏松透水通气，易于耕作，适宜水稻栽培。如华容县“其土宜稻谷，宜木棉，若蚕桑，村不过数家”^③。

洞庭湖平原降水充沛，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同肥沃的土壤一起为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

^① 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9，1 页

^②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卷 2《地理志》上册（修订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532 页

^③ 光绪《华容县志》卷 1《风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51 页

2.2 清代洞庭湖平原的水利建设

众所周知，水利建设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洞庭湖平原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每值雨季洪水泛滥，往往导致河湖沿岸农田被灾，因此水利建设于洞庭湖平原的农业生产尤显重要。

在清代，政府非常重视洞庭湖平原的水利建设，如华容县，“康熙五十五年，水决，巡抚李发甲奏允发帑，知县王国佑承修。雍正五年，水决，复奉发帑银修”^①。雍正六年“上命湖广总督迈柱修两省堤工，（湖南巡抚）国栋疏言，湘阴、巴陵、华容、安乡、澧、武陵、龙阳、沅江、益阳九州县环绕洞庭，居民筑堤堵水而耕。地势卑下，江涨反灌入湖，堤岸冲决，现有四百余处，正饬刻期完筑，务加高培厚，工程坚固”^②。同年，湖广总督迈柱“令民间按粮派夫，修筑江堤，议定确估土方夫数及加修尺寸，并岁修抢险诸例。疏闻，上发帑六万，命视工多寡分给”^③。长沙县“乾隆四十年，前县（令）梁济生因大江水势直射（成功堤）堤址……奏请修建碌岸……共长一百六十二丈……奏准动帑银一万两有奇兴修碌岸，保护城根以垂久远”^④。乾隆五十三年，湖广总督毕沅又“请修襄阳老龙堤，常德石横堤、潜江仙人堤”^⑤。嘉庆十一年，洞庭湖水泛滥，湖广总督汪志伊“亲驾小舟，历勘疏塞，建二闸于第江口，福田寺，以时启闭”^⑥，从而化水患为水利。道光十四年，政府重修华容等县水冲官民各垸；二十年，又重修华容、武陵、龙阳、沅江四县官民堤垸^⑦。由上可见清代历朝对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是非常关注的。

^① 光绪《华容县志》卷2《堤垸》，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5页

^② 《清史稿》卷291《王国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2，10297页

^③ 《清史稿》卷289《迈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2，10254页

^④ 嘉庆《长沙县志》卷6《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70页

^⑤ 《清史稿》卷332《毕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2，10977页

^⑥ 《清史稿》卷357《汪志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2，11326页

^⑦ 《清史稿》卷129《河渠志四·直省水利》，北京，中华书局，1977-2，3842页

至清代末年，据当时修堤垸较多的华容、安乡、南州、武陵、龙阳、湘阴六县统计约有堤垸 1094 个^①。

除了修筑堤垸外，人们还修建了大量的塘、堰、堤等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服务。如长沙县，康熙年间修 13 处，共约 3500 丈；雍正年间修堤 23 处，共长约 8000 丈；乾隆时修 13 处，共约 7000 丈，以上全系民力自修^②。澧县“山乡、垸乡、平乡三分各一。山乡恃泉涧山水，旱多失收；垸乡不患无水，或渍或溃，其苦较山乡为酷；平乡以塘蓄水，塘宽而深，则田美收丰，如东田堰、张平堰、龙城堰、别甲堰（共 10 余处）”^③。桃源县，“康家堰，高八十余丈，广二百余亩；柴口垸，灌延寿田五千余亩；崖堡垸、黄经垸等共计为堰者四，为垸者六，为坝者三，为塘者二百八十有二，皆水利之所由兴也”，这些水利设施也多为民力自修^④。这些水利工程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2.3 清代洞庭湖平原水稻生产

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地区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而洞庭湖平原则有“鱼米之乡”之称，无疑，湖南洞庭湖平原农业特别是水稻生产非常发达。史载乾隆时两湖有八大产米地区，即汉阳、黄川、长沙、岳州、澧州、常德、衡州、宝庆^⑤，其中属于洞庭湖平原的就有长沙、岳州、澧州、常德四处。又《清高宗实录》卷 167 载：乾隆七年五月，粤东告余，湖南巡抚许容奏请“于附近粤省之永州、衡阳、长沙等三府，及所属长沙、善化、湘阴、湘潭、衡山、零陵、祁阳等八县，加

^① 施金炎《洞庭史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586 页

^② 嘉庆《长沙县志》卷 6《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73-278 页

^③ 民国《澧县县志》卷《輿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23 页

^④ 光绪《桃源县志》卷 2《营建志·堤渠》，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21 页

^⑤ 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 3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1403 页

贮谷内，酌拨八万石，以供买运，如有不敷，再于稍远之岳州、常德各仓拨二万石接济”^①，以上所提到粮食输出地就有长沙、善化、湘阴、岳州、常德共五处是属于洞庭湖平原的。乾隆十六年，浙江出现灾情，清政府又从洞庭湖平原“长、衡、岳、澧四州府岁运漕内截留十万石以补（浙江）仓储”^②。另外，清政府还在该地区派征大量漕粮，如华容县，“漕米，征兑军本色正米 3769 石；永派本色正米 1884 石。南米，征解南本色正米 5535 石，（每石耗米二斗五升）共米 6919 石。”^③

以上仅选几例，事实上根据《清实录》记载，有清一代从湖南外运粮食用作兵粮、平糶、赈灾、漕粮等项目的共有三十多次，全国约十一省区成为湖南粮食的接受地（具体资料见第四章第二节），而这些粮食很大部分出自洞庭湖平原。由此可见洞庭湖平原水稻生产是非常兴盛的。

洞庭湖平原发达的水稻生产主要种植在该地区大量肥沃的垸田中，垸田对清代洞庭湖平原水稻生产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垸是洞庭湖平原特别是湖区人们为防水患而建设的一种水利设施，它们大小不一，大至周围二、三十里，小的周围二、三里。垸田就是在堤垸内开垦的水利田，其田土壤都是淤泥，土质肥沃利于农作物特别是水稻的生长。

洞庭湖平原垸田早在明初就已兴起，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垸田多有废弃。清朝建立后，清初统治者鼓励人民大力垦荒，该地区的垸田便逐渐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如巴陵县，顺治十二年筑瓦子湾官垸，内围垦粮田 935 亩；康熙七年，筑竹庄河官堤，内垦粮田 849 亩，筑鲁家埠官堤，内垦粮田 7597 亩；康熙三十五年筑自成垸，内垦粮田 5220 亩；五十三年筑护堤垸，内垦粮田 1.44 万亩；乾隆三年筑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67，乾隆七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24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396，乾隆十六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203 页

^③ 光绪《华容县志》卷 3《漕米、南米》，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05-107 页

近江堤垸内垦粮田 2500 亩^①。华容县，康熙五十三年发帑修筑朱家垸等 32 处；“蔡田垸，堤长十五里；官垸，周十七里，绕县城；兔湖垸，堤长二十五里；陈公垸，邑南，内公田七百余亩。光绪八年（丈量），约计田一千三百亩，招佃垦种”。合计官民垸共 192 垸^②。湘阴县，雍正六年发帑修筑沙田围堤等 17 处。益阳县，雍正六年发帑修筑宋家垸等 9 处。武陵县，康熙三十二年修筑明月堤等 14 处。龙阳县，康熙八年修大围堤等 6 处。至乾隆初年，常德共筑垸 17 处，汉寿 65 处，澧县 10 处，安乡 15 处，益阳 37 处^③。如此大量的堤垸，其内的垸田面积是非常大的。

垸田土壤肥沃，经济效益高，嘉庆《长沙县志》载：长沙“其筑堤障水以艺稻者，曰堤田。……幸而全收，其利较倍，故人多趋之”^④。这里的“堤田”即指垸田，可见人们为利所诱，往往争相开垦垸田。时值今日，这些垸田仍在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2.4 清代洞庭湖平原的经济作物生产

2.4.1 棉花生产

棉花是一种多年生作物，喜温，好光，生长发育的适宜条件是：温度在 16-18℃，花铃期 25-30℃，无霜期 110-160 天，年降雨量 400-550 毫米^⑤。洞庭湖平原自然环境适合棉花生长，“其土宜稻谷，宜木棉”^⑥。

元至正二十六年，湖广已设置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⑦，说明至迟在元初，湖广一带已经种植棉花了。

清代，统治者重视棉花生产业。嘉庆十三年，清仁宗谕内阁：“朕

^①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54 页

^② 光绪《华容县志》卷 2《堤垸》，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5-88 页

^③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54 页

^④ 嘉庆《长沙县志》卷 14《风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267 页

^⑤ 董宗祥等《四十五种农作物栽培技术览要》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3-5，129 页

^⑥ 光绪《华容县志》卷 1《风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51 页

^⑦ 《元史》卷 15《世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4，322 页

勤求民事，念切援衣，编氓御寒所需，惟棉之用最广，其种植纫纺，务兼耕织。从前圣祖仁皇帝曾制木棉赋，迨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恭绘棉花图，撰说进呈皇考高宗纯皇帝，嘉览之余，按其图说十六事，亲制诗章，体物抒吟，功用悉备。朕绍衣先烈，軫念民依，近于几暇，敬依皇考圣制元韵，作诗十六首，诚以衣被之源，讲求宜切，生民日用所系，实与稼穡桑蚕并崇本业”^①。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棉花种植在清代得到更为普遍的发展，洞庭湖平原诸县均有大面积种植。如澧县，“澧东北滨湖，介于山湖之间，为澧阳大平原，故物产之丰，以稻棉两项为大宗”，“故棉商极形发达，获利倍丰”^②。安乡“湖乡土肥沃，多水田宜稻，间植棉与豆，物产颇丰”，“农事，县田约 60 万亩……15 万亩植棉，亩收棉 150 斤，年获棉 225 万斤”，每年输出棉花 15000 担^③。益阳县，清晚期年产土布可达 100 万匹；常德所产土布销往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等五省；长沙亦为产布旺盛之地，布商往来络绎不绝，每年布产之贸易额数以百万计^④。从棉布的产量中我们不难推知当地的棉花生产规模，而棉布的贸易情况也可以间接地反映棉花生产。

以上资料反映的是清晚期的棉花生产情况，但它是对其前中期的继承，清晚期洞庭湖平原一带棉织品和棉织品贸易的繁荣说明其前中期所打下的基础是雄厚的，其棉花生产规模自然是很大的。

2.4.2 茶叶生产

茶是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经济作物，茶树具有较强的耐阴性，漫射光有利于提高茶叶品质；茶树生长要求年均温 12.5℃ 以上，最适宜温度 20-30℃，新梢生长旺盛，产量高；在水分需求上，要求年降水

^① 《清仁宗实录》卷 201，嘉庆十三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7，680 页

^② 民国《澧县县志》卷 3《食货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4 页

^③ 民国《安乡县志》卷 11《食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227、229、233 页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6，673 页

量达到 1000 毫米以上；在地形条件上，纬度低地区，年均温高，有利于茶多酚的合成，适宜于制造红茶，在中、高海拔地带，云雾多，湿度大，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生态条件优越，茶叶品质好，一般以海拔在 800 米左右为好^①。

清代湖南是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清稗类钞》载：“我国商品众多，大别之则有七...茶产安徽、江西...湖南”^②。洞庭湖平原的茶叶生产尤为兴盛，有部分州县还得向清政府交纳茶税。据《清史稿》载：“湖南发善化、湘阴、浏阳、湘潭、益阳、攸、安化、邵阳、新化、武冈、巴陵、平江、临湘、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十七州县行户，共征税银二百四十两”^③，其中地处洞庭湖平原的就有湘阴、益阳、巴陵、临湘、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共八处。

洞庭湖平原诸茶叶产地，以岳州府巴陵所产茶品质最好，其“君山之毛尖，当推湖第一，虽与银针、雀舌诸品较，未见高下，但所产不多，不足以供四方”^④。同属岳州府的平江县茶叶生产发达，人们将以前种杂粮的地方改种茶树，生产出大量的茶叶，以至吸引了许多有资本的商人在该地开庄加工茶叶，进行茶叶商贸活动。据同治《平江县志》载：“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斤”，“第近岁红茶盛行，泉流地上，凡山谷闲地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获利虽丰，然饥不可为食，一遇歉收，即有鲜饱之患”，“今吾平独以兴贩外洋之茶，致妨本境之民食...况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之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

^① “贵州农业实用技术”全书编辑委员会《园艺及经济林》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 1997-3，758 页

^② 徐珂《清稗类钞·商品》，北京，中华书局，1984-10，2280 页

^③ 《清史稿》卷 124《食货志五·茶法》，北京，中华书局，1976-7，3652 页

^④ 卞宝第等《湖南通志》卷 61《食货七·物产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1493 页

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①，可见当时平江县茶业非常繁荣。

桃源也是重要的茶叶产地。据光绪《桃源县志》载：“北乡甚希，东西乡并不产，惟南乡近安化界产者颇佳。每夏茶商至邑，区分为三等：沉溪一带为上，杨溪一带次之，水溪则下矣。各溪只隔一山，而味迥然……沉溪之茶自明已名矣”^②，可见清代桃源沉溪一带的茶叶，颇享声誉。

由此可见，清代湖南洞庭湖平原的茶叶生产是很发达的。

2.4.3 苧麻的生产

清代湖南种植苧麻的地方多分布在山区，但洞庭湖平原也有生产，如长沙、沅江等地。

据乾隆《长沙府志》之《物产志》载：“木之属：麻……”，商品有“苧布、棉花、棉布、苧麻”^③，另外麻籽还被用做一种食物：“麻有黄、黑、白三色，籽可食，味香，亦可榨油”^④。湘东醴陵、浏阳生产的夏布在清代是很著名的，夏布的原料为麻，而这些原料多数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洞庭湖平原的湘乡、沅江就是其重要的原料地，“夏布之麻，多由湘乡、湘潭、攸县、沅江等处输出”^⑤，湘乡、沅江等处的麻作为一种商品输往外地，说明其地麻产量一定不小。

2.4.4 其它作物的生产

烟草又称蔴，对环境条件有广泛的适应性，自北纬 60 度至南纬 45 度的广大地区均可种植^⑥。烟草自明末从日本、菲律宾传入我国后，尤其是入清以后，在我国得到广泛种植，湖南即是其中之一。如《清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6，482 页

^② 光绪《桃源县志》卷 1《疆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92 页

^③ 乾隆《长沙府志》卷 36《物产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987、991 页

^④ 嘉庆《长沙县志》卷 14《风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275 页

^⑤ 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2 页

^⑥ 苏广达《作物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8，286 页

高宗实录》卷 194 载：“烟草向来原有例禁，无如积习相沿，日以滋甚，如直隶、山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种植尤多，陇亩相望，谷土日耗”^①。

玉米是四碳植物，呼吸作用消耗的干物质少，光合效率高，因而单位面积产量高。玉米可以与豆类、麦类、薯类等作物间作、混作、套作以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玉米在世界各地种植，南界是南纬 35—40 度；北界是北纬 45—50 度，适宜于 7 月份等温线在 20—27 度，无霜期在 140—180 天的范围内种植^②。清代，玉米、高粱在湖南得到推广，桃源县“蜀黍俗呼为高粱，玉蜀黍俗呼为包谷，苗高七、八尺，磨米作饭亦与粳稻同功”^③。

红薯有山薯、番薯两种，湖南各地都有种植，“湘楚遍种，可补俭岁之粮番薯，湘人单称薯，亦曰红薯。形圆而本末皆锐，皮紫色，间有褐色者，肉黄味甘。山薯则称白薯，又曰雪薯，又曰脚板薯，形魁垒，重数斤，大者如足掌。皮褐色，内白，味稍薄”^④。

另外，粟、麦、豆等作物在洞庭湖一带也有种植。清代湖南洞庭湖平原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蔬菜、豆类及各种经济作物、杂粮作物约数十种，当代所见的作物品种基本上都见于记载。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94，乾隆八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1，489 页

^② 郭庆法等主编《中国玉米栽培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2004-9，1、4 页

^③ 光绪《桃源县志》卷 1《疆域志·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89 页

^④ （清）王锡祺《小方壶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202 页

第三章 清代湖南山地丘陵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3.1 清前期湖南山地丘陵地区的人口输入

3.1.1 清前期湖南人口压力概况

清代湖南的山地丘陵地区主要包括以下府州：宝庆、衡州、永州、辰州、沅州、永顺等六府，乾州、凤凰、永绥、晃州、南州等五直隶厅，桂阳、郴州、靖州等三直隶州。当时湖南山地丘陵地带的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清前期湖南人口的大量增加及流动有很大的关系。清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多的时期，在不到 200 年的时间内，我国人口从不到一亿发展到四亿，增加了四倍有余，而湖南的人口增长幅度则更大。张国雄先生根据万历《湖广总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的资料统计发现，明万历时期湖广总人口为 4398114 人，人口密度为 12 人/平方公里，至清嘉庆时则分别增加到 47620959 人和 131 人/平方公里，增加了十倍有余^①，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国总体水平。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人均耕地占有量下降，据龚胜生先生统计，顺治十八年湖广（湖南、湖北）人均耕地为 18.2 亩，而至嘉庆二十五年则降至 2 亩^②。按当时亩产 2 石的生产力水平，仅维持基本的口粮需要。这是整体平均情况，若考虑到生产力水平的不均、土地兼并、自然灾害等情况，则可知，至嘉庆时，湖南的人口压力已经很严重了，为了生存，人们便会在省际及省内不同地区间进行流动。

早在康熙后期，湖南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人口过剩的情况。康熙四十七年，湖广提督俞益谟就提到：衡州、永州、宝庆三府“数年来

^① 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口变化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年，第四期，104 页

^②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一期，70 页》

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名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地”^①。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湖南的人口压力已经存在。

乾隆时，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流动更为严重。乾隆八至十三年，“广东、湖南二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口”^②。乾隆二十五年，有人因为流民入川者甚多，奏请禁止，乾隆帝则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它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③。正如 Jonathan D. spence 所认为的：“似乎很清楚的是：人口统计数量的巨增，使 18 世纪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恢复成为可能，因为许多地方有很好的现用的土地供佃农和自耕农利用。康熙统治时期在中国北方遭受战乱的地方开始有人居住；曾经一度繁荣的四川省，那些被战争破坏过的地方也有人在居住，雍正时，人们大量涌入中国西南方，在其子乾隆帝执政时期，人们不顾政府的禁令，开始大量涌入满洲南部，以及迁入长江和汉水的中下游山区地带。”(What does seem clear is that these demographic catastrophes made possible the economic revival and population ris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or in many areas there was good land going begging for tenants and during kang xi's rule, there was a resettlement of the devastated areas of northe China and of the war-ravaged parts of once-prosperous Sichuan. In yongzheng's reign, settlers began to push down into southwest china, under his son Qianlong, chinese began to defy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册 1，折 32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913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311，乾隆十三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2，104 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 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786 页

govenment prohibitions and move into southern manchuna in large numbers, and also to populate the uplands of the Yangzi and Han river drainage areas)^①

3.1.2 湖南人口向山地丘陵地区的输入

清前期的人口压力在湖南境内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湖南地貌分为平原、丘陵和山区三种，这三种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即人口密度各不相同。总的说来平原、丘陵地区人口密度大，山区人口密度小，而且就清前期来看，这三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是不断增大的，同时伴随着不同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下面是湖南的人口分布及其变化情况。

明末清初，湖南是联明抗清、平定三藩之乱的主战场，战乱造成的人口损失极其严重。据万历《湖广总志》记载，万历初年湖广约有人口 4399000 人，但经过明末战乱以后，至顺治十八年，湖广人口减少为 3233000 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特别是在康熙帝平息三藩之乱以后的约三十年时间内，社会稳定，人口增殖较快。康熙五十年左右，湖广人口基本上恢复到战乱前的水平，以后，两湖人口保持着高速发展。龚胜生先生对康熙五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期间的湖广人口分布作了考察，他将湖南分为人口压力发生区和人口压力缓冲区两部分，压力区包括长沙、衡州、永州、宝庆、桂阳州、岳州、常德、澧州诸府州；而永顺、辰州、沅州、郴州、靖州、晃州、乾州、凤凰、永绥诸府厅为压力区剩余人口输入地区，故称为人口压力缓冲区。下表是上述两区在康熙、乾隆、嘉庆三个时期的人口分布情况：

^①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91, p94

①表 3-1 清代康、乾、嘉三朝湖南人口分布情况

区域	人口压力发生区		人口压力缓冲区	
	人口密度 (人/k m ²)	人口比重 (%)	人口密度 (人/k m ²)	人口比重 (%)
康熙五十年	13.01	99.3	2.03	0.7
乾隆四十九年	77.35	87.1	24.9	12.9
嘉庆二十五年	153.81	87.1	49.11	12.9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第一，洞庭湖平原及湘中丘陵地带人口密度很大，远远高于湘西、湘南山区。第二，无论平原、丘陵或山区，人口的增长都非常快。当平原、丘陵地区人口增加到原有耕地不堪负担时，必然会流向周边人口密度小的地方，这样势必使山区的经济得到开发。事实上，康熙年间，人们主要从事着“与水争地”的垆田垦殖，因为当时的人口数量相对于可利用土地资源来说并不算多，而且平原、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所以当时垦荒集中在平原、丘陵一带。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正如表中所示，至乾隆四十九年，平原、丘陵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到 77.35 人/平方公里，是康熙五十年代的 6 倍，此时人口压力已非常严重了，所以早在乾隆初年，人们便开始由湖区平原流向周边山区从事“与林争地”的山地开发^②。表中缓冲区的人口密度在乾隆四十九年达到 24.9 人/平方公里，至嘉庆二十五年达到 49.11 人/平方公里，也说明了当时这种人口的流动状况，当然湘西、湘南山区的人口增加还应考虑到本地人口自身的增加以及邻省人口向该地区输入的因素，特别是江西移民的迁入更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①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 1 期，75 页

^② 参见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一期，78 页

3.2 清代湖南山区垦殖及水利灌溉

3.2.1 农垦政策及湖南山区农垦成效

明末清初的战乱对农业经济的破坏很大，农民大量流动，背井离乡，土地抛荒，湖南有大片土地荒芜。为了使大量的荒芜土地重新成为国家的赋田，清政府制定了多种政策垦复荒地，特别在清前期，政府在这一工作上的力度是很大的，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下面分三个阶段对清代湖南特别是湖南山区的垦荒情况进行考察。

1, 顺治时期

顺治年间，清朝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经济，由此制定了鼓励垦荒、招徕人口等相关的恢复性经济政策^①。《清史稿》载：“清自开创初，拔壮丁于旷土屯田……世祖始入关，定垦荒兴屯之令。凡州、县、卫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如力不能垦，官给牛具，籽种，或量假屯资”^②。顺治五年诏：“各处无主荒地，该地方官察明呈报，抚按再加察勘，果无虚捏，即与题免钱粮，其地仍招民开垦”^③。次年又谕：“自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著户部都察院传谕各抚按，转行道府州县有司，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作，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方议征收钱粮……各州县以招民垦耕之多寡为优劣；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④，将招民垦荒纳入考核地方官政绩的内容，

^① 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卷8（上册）第一章《导言：清代前期经济概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2，4页。

^② 《清史稿》卷120《食货志一·田制》，北京，中华书局，1976-7，3501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8，330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8，348页

可见政府对垦荒的重视。顺治九年，户科给事中刘余谟建言在湖南屯兵垦荒，云：“臣思湖南、四川、两广初定，地方荒土极多，伏祈敕统兵诸将及地方官，凡遇降寇流民，择其强壮者为兵，其余老弱悉令屯田。湖南、川、广驻防官兵，亦择其强壮者讲武，其余老弱给与荒弃空地耕种。”得到皇帝的应允^①。为了调动人民垦荒的积极性，清政府对民间垦荒显著者予以授官录用，如顺治十三年颁诏：“各省屯垦荒地，已行归并有司，即照三年起科事例，广行招垦；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照辽阳招民事例，量为录用”^②。翌年，又将垦荒成绩作为官吏考核的标准，制定详细的奖惩则例：“督、抚、按一年内垦至二千顷以上者纪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纪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三百顷以下者加升一级……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③

以上仅举几例，实际上，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垦荒的诏令、谕旨，而且从这些诏令、谕旨中可以看出，顺治年间，全国的荒地面积是很大的。史载：“湖南所属顺治十七年分共垦过民、王田地二千六[百]五十七顷四十六亩零，科粮八千三百九十二石二斗五升零，垦卫屯田地二百三十三顷二十四亩零，科粮二千五百八十九石斗零七升”^④。顺治十八年这一年内，湖南所属州县垦田就达2890顷72亩^⑤。但这一时期垦荒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平原一带，山区垦荒规模相对较小。

2. 康熙时期

^① 《清世祖实录》卷67，顺治九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8，522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8，794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109，顺治十四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8，854页

^④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四辑，228页

^⑤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55页

康熙年间，仍然致力于明末社会动乱而造成的荒田垦复，康熙帝对荒田的垦复予以足够重视。如康熙六年，湖广道御使萧震疏言：“屯田之制，为古帝王养兵裕国之本。查投诚之众，所携家口，数倍正兵，若予以荒地，给以牛种，俾无失所，以为招徕之劝”。又“查各省荒田，尚有四百余万顷。若将此地分给投诚兵丁，使之耕种，则军储日实”。康熙帝见疏即“命户部兵部行令各省督抚，确查垦荒事宜遵行”^①。康熙十二年，谕户部：“见行垦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至失业……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起科”^②，从而将顺治年间对开垦荒地的起科年限延长为 10 年以鼓励垦荒。

在清政府的垦荒政策引导下，湖南各府州县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康熙二年，湖广安陆、岳州、宝庆、永州、常德、辰州、靖州各府州报垦田 808 顷 60 亩有奇；三年，湖南宝庆、永州、常德、辰州、郴州、靖州六府州又报垦田 518 顷 36 亩；四年，湖南长沙、衡州等属又报垦田 3133 顷 66 亩；六年，湖南报垦 3190 顷 50 亩^③；湘乡县，康熙十一年，全县成熟并开垦田地塘面积为 5980 顷 65 亩，至康熙五十三年，实有田地塘共 1.3365 万顷 71 亩^④，40 余年，面积扩大了一倍多。据光绪《湘潭县志》载：“湖南自吴逆蹂躏，康熙 18 年恢复民控抛荒田地共 48760 顷”^⑤。

另外，垦荒成效还可以从山区的人口增长反映出来。以道州和零陵为例，道州“国朝原额人丁 5600 丁……顺治十二、十四年及康熙元年，新增人丁 3850 丁，康熙二十二、二十五、三十、四十、五十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2，康熙六年闰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9，303-304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 44，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9，580 页

^③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55 页

^④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45 页

^⑤ 光绪《湘潭县志》卷 6《赋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557 页

等六届编审，复增人丁 1357 丁”^①；零陵“国朝顺治十二年户 7139，口 56027……自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五十年，凡十届编增 3541 丁”^②，可见该二县从顺治初至康熙末人口增加幅度均很大。

在清代前期几朝中，康熙朝的垦荒成绩是最为显著的，这与康熙朝的农息政策及长期的社会稳定是分不开的，正如 Witold Rodzinske 所说：“在康熙长长的统治时期里，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农业产量和耕地面积都得到增长。这是满洲直至 18 世纪末保持内部安定的结果。”（The long reign of Kang-his also saw the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ri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increase in land under cultivation. This was the result of maintaining internal peace, lasting to the end of 18th century-a pasx manchurica.）^③

至康熙末，基本上完成了明末清初战乱导致的荒田垦复工作。雍正以后，湖南田地总面积虽有增加，但是比重不大，据《清朝文献通考》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全国田土总面积 607.843 万顷有奇，湖南为 13.8923 万顷 81 亩有奇；雍正二年，总计全国田土共 683.7914 万顷 27 亩有奇，湖南计 30.5276 万顷 64 亩有奇，39 年间全国增加田土约 76 万顷，增长率为 12.5%，而湖南增加田土达 17 万顷，增长率为 122% 以上^④。土地和人口的增长都说明，湖南在康熙后期农业经济已基本上得到恢复。

3. 雍乾以后

^①光绪《道州志》卷 3《赋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26-228 页

^②光绪《零陵县志》卷 4《田赋》，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272 页

^③Witold Rodzinske 《A History of China》Volme I pergamon Press Ltd. Headington Hill, oxford, ox & OBW, England, 1979, p224

^④转引自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45 页

如前所述，康熙末年，垦复工作已近尾声，可供继续开垦的荒地已不多。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今太平已久，生齿日繁，而田土未增……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今在口外种地度日者甚多”^①。康熙帝所说“内地实无闲处，在口外种地度日甚多”，是否就说明以后全国内地就因此停止了垦荒工作呢？事实上，由于人口的继续增加，人们仍在寻找生存空间，政府也在继续鼓励人民垦荒，只是以后的开垦对象多为“畸零瘠薄地土”或“峰岭湖泽之隙”，意味着人们开始向山区进发。

雍正元年，雍正帝谕户部：“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仍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其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地亩多者准令议叙，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亩多者，亦准议叙”^②。雍正七年，他又指示政府出钱粮资助人民垦荒，谕曰：“国家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凡属闲旷未耕之地，皆宜及时开垦，以裕养育万民之计，著各省督抚各就本地情形，转饬有司细加筹画，其情愿开垦而贫寒无力者，酌动存公银谷，确查借给，以为牛种口粮……俟成熟之后，分限三年，照数还项；五、六年后，按则起科”^③。乾隆时，清政府继续从政策上鼓励人民开垦荒山野岭。乾隆五年，“命开垦闲旷地土……用是特降谕旨，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④。乾隆七年，湖广总督孙嘉淦奏准：“查开垦荒地，除平原沃壤地虽畸零，仍照则分别升科。滨水坍卸者开除，新淤复涨可耕者造报外，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成丘段者高埠种杂粮，二亩以上照旱地升科；稍低种禾稻，一亩以上照水田升科，不足一、二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68，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9，629 页

^② 《清世宗实录》卷 6，雍正元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37 页

^③ 《清世宗实录》卷 6，雍正元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0，137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23，乾隆五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2，811 页

亩者，仍免”^①。同年五月，湖南巡抚许容又奏准：“畸零瘠薄地土，或迥在山坡，地势稍平，无虞雨水，及溪涧之旁，高滩陂湿，不至常淹，有宜禾稻者，一亩以上，照水田则例，以六年限升科；有宜杂粮者，二亩以上，照旱田则例，以十年限升科；若地极零星不及一、二亩，获利既微，应长免升科。其余峰岭湖泽之隙，不成丘段者，听民栽种树蔬，并免升科”^②。可见清政府对零星土地的开垦实行“免其升科”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清政府通过免科的优惠政策鼓励开垦零星地土；也说明这些土地的确面积很小，零星散乱，以至于可以免于升科，反映了当时迫于人口压力，清政府竭力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土地。

在生存的压力和清政府政策的引导下，人们迁入湖南山区对山区进行开发。如永顺府，乾隆时，进入山区的人们为了生活，“山农耕种杂粮，于二、三月间薙草伐木，纵火焚之，冒雨锄土撒种，熟时摘穗而归，弃其总蒿”，“土苗穷幽跻险，攘剔烧薙以艺黍稷菽粟，民食所资，杂粮为多”^③。又如乾州《乾州小志》载：“乾隆间……其种植与内地同，开垦时取榛莽煨烬以肥田，所谓火耕也”^④。

经过雍乾两朝的努力，湖南的土地面积相比以前仍有增长。如乾隆十八年，湖南田土面积共 31.2287 万顷 98 亩有奇，在雍正二年统计的 30.5276 万顷 64 亩的基础上增加了 7011 顷 34 亩。乾隆三十一年，湖南田土总面积又增加为 31.3083 万顷 42 亩有奇，即比十三年前增加了 796 顷^⑤。另外，湖南山区的开发还可以通过人口的变化及客户的比例得到反映，如保靖县，雍正八年清编户口时，共计 7122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63，乾隆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1，52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67，乾隆七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18 页

^③ (清)王锡祺《小方壶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215 页

^④ 王锡祺《小方壶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212 页

^⑤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45 页

户，20349口；至乾隆十五年编户为12597户，52435口，30年中，户数增加75%以上，人口数增加150%强。再至嘉庆二十一年，编户20476户，96840口，户、口数又分别增加了62.7%、84.6%。永顺县，雍正十二年，编户10072户，44024口，其中土户5510户，28654口；客户1344户，5226口；苗户3218户，10144口。至乾隆二十五年，即“改土归流”后30年，编户34187户，185023口，其中土户20346户，113765口；客户9155户，46123口；苗户4686户，25133口。客户增加最快，户数增加5.8倍，口数增加7.8倍，可见汉人迁入的数量是很大的。再如永绥厅，雍正八年清编户口时，共苗户3228户，男妇23636口，无民村汉户；至乾隆十六年，增加苗户1028户，男妇5100口，已有民村109个，客民1914户，男妇8721口，苗户数增加1/3，苗族人口增加1/4，而汉人户口增加更快^①。移民的进入以及人口的增加，都必然加强对山区的开发程度。

总之，湖南大规模的农垦行为主要发生在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末年以前，此后的垦殖规模明显减少，这从以上所述的有关数据中亦可得到证明，正如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所说：“如各省粮价有增无减，即可为滋生繁庶之征，况人数既多，自地无遗利，安得复有未辟之旷土……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②。可见时值乾隆三十八年，全国的农业垦殖活动都基本上结束了，当然，不能绝对排除在某些小范围仍有零星的垦殖活动。

人口的多寡与土地的荒熟，是衡量社会经济水准的两个标尺。在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中，人口与土地数额的增长，是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③。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努力，湖南的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

^①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46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948，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5，843页

^③ 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卷8（上册）第一章《导言：清代前期经济概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2，8页

3.2.2 湖南山区的水利灌溉

清代湖南山区灌溉水利建设比较发展，其灌溉水利设施种类繁多，如用于蓄水，取水，引水的设施各自有别。灌溉设施的规模又有大小之别，其灌溉能力各不相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其灌溉能力可达成千上万顷，小规模设施灌溉面积则数亩数十亩不等。

如道州“州境山多田少”，其灌溉水利设施就有塘和陂，分布如下：“在城陂 2，塘 12；营乐乡陂 81，塘 39；进贤乡陂 76，塘 16；蒋居乡陂 19，塘 18；营阳乡陂 21，塘 8；潇川乡陂 46，塘 9；修义乡陂 93，塘 51；宜阳乡陂 103，塘 14；登封乡陂 114，塘 48”，共有塘、陂 671 处，“此陂塘者，虽水之利，实人之力也。谷乡得此宜可无虞，顾闻诸父老言昔所谓旱不为灾”^①。石门主要依赖堰为农业服务，“西泉堰……深不可测，溉田数十余顷；龙泉，县南十五里，溉田千余亩；九口堰、千工堰、永昌堰等 22 处水利设施”^②。

据乾隆《长沙府志》载，长沙府十二县至乾隆时各有陂塘等设施如下表所示：

③表 3-1 乾隆时长沙府各县水利设施情况表

项目	陂	塘	堰	坝	堤
茶陵	25	115			
长沙	1	5	1		
善化	1	19		5	2
湘阴	6	15			18
浏阳	41	46	13	9	
醴陵	162	167		27	
湘潭	3	5			
宁乡	3	31		13	
益阳	51	113		9	9
湘乡	14			7	
攸县	23	16			
安化	1	4	5		

从表中可以看出，长沙府地处山区丘陵一带的茶陵、浏阳、醴陵等县共有塘、陂、堰、坝等水利设施 730 处，数量是很大的。

^① 光绪《道州志》卷 3《赋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68-269 页

^② 嘉庆《石门县志》卷 9《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35 页

^③ 乾隆《长沙府志》卷 6《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28-144 页

除了大型的灌溉设施以外，山民们还利用许多小型的水利灌溉设施来发展农业生产，如筒车和翻车是山区用得最多的灌溉工具。筒车，最早的记载见于唐末陈廷章的《水轮赋》，是一种不需要人力和畜力，只借助水力即可推动运转的实用效果极好的水利灌溉机械。它的外形像一个巨大的车轮，周围系有许多竹筒，故名筒车或水轮^①。其优点在于不用人、畜力，只要有水流动力，就能不分昼夜地取水灌田。史载：清代醴陵“近河之区，多有筒车注水，或用牛车及人挽水车。近山，则惟恃塘水或水港坝水荫注……”^②。道州“伐木筑堰，横载河流，岸边堰口施筒车，湍波激触，旋转引水而上，一车可溉百余亩”^③。

翻车，又名龙骨车。发明于汉代，从古到今，一直是一种实用价值极高的农田排灌工具，纯木结构，制作简单。解放后，在我国广大地区仍在使用的，有人统计 1957 年仅湖南一省使用的龙骨车就有 135 万部。翻车分人力翻车、水力翻车和畜力翻车三种^④。清代，湖南地区当大量的使用翻车灌溉农田。

这些小型的水利设施虽不如大型坝堰的灌溉能力强，但因其简便，容易造成的特点而分布很广，从而在山区的农业生产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3 清代湖南山地丘陵地区的粮食作物生产

在清代，随着外地移民不断迁入山区以及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湖南山区及丘陵地区不断被开发，其粮食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①、参见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596、712 页

^② 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64 页

^③ 光绪《道州志》卷 3《赋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53-254 页

^④参见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709 页

3.3.1 水稻生产

清代湖南山区、丘陵地带的水稻生产和洞庭湖平原一样也很发达。

有史料表明，至迟在雍正五年湖南的衡州、湘潭二地就以产谷闻名，如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湖南布政使朱纲称“湖南产谷全在衡州府暨湘潭县二处”^①。乾隆时，人们每每提到湖南的产米地为长沙、宝庆、岳州、澧州、衡州、常德等六处，如朱伦瀚言“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每岁征运漕白粮米以实天储，不惟官兵俸饷所需……湖南亦惟长沙、宝庆、岳州、澧州、衡州、常德等府，系广产之乡”^②。在清政府常年征运漕粮的六省中，湖南居其一，说明了湖南水稻生产在全国中的重要地位，湖南之米又主要分布在长沙、宝庆等六府，其中宝庆、澧州、衡阳则或为山地或为丘陵。

这一地区水稻种植具体情况可以从其水田面积以及它在田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中得到反映。方志远先生、龚胜生先生根据湖南各地县志及其他相关史料对清代嘉庆二十五年湖南各县的人口、赋田、水旱田面积进行了统计，笔者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湖南各府州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644折，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896页

^② 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1403页

①表 3-2 清嘉庆年间湖南各府州土地资源统计表

府州	人口	赋田(亩)	人均赋田 (亩)	水田(亩)	旱地(亩)	水田比重 (%)	旱地比重 (%)
长沙	4290086	9535691	2. 25	8944478	591213	93. 8	6. 2
岳州	1709497	2203791	1. 29	1525023	678768	69. 2	30. 8
宝庆	1624155	2768601	1. 71	2685543	83058	97. 0	3. 0
衡州	2321431	3845168	1. 66	3614459	230710	94. 0	6. 0
常德	1219755	3057203	2. 51	2598623	458580	85. 0	15. 0
辰州	1034745	893203	0. 86	797630	95573	89. 3	10. 7
沅州	594561	724362	1. 22	684522	39840	94. 5	5. 5
永州	1629946	2534282	1. 55	2478528	55754	97. 8	2. 2
永顺	643095	101783	0. 16	85905	15878	84. 4	15. 6
澧州	1033980	1897292	1. 83	1292056	605236	68. 1	31. 9
桂阳	733353	925468	1. 20	918064	7404	99. 2	0. 8
靖州	608463	695072	1. 14	677000	18072	97. 4	2. 6
郴州	997201	1167491	1. 17	1148811	18680	98. 4	1. 6
合计	18440268	30349407	1. 65	27450641	2898766	90. 4	9. 6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嘉庆年间湖南的赋田总面积共 3035 万亩，其中水田为 2745 万亩，旱地为 290 万亩；长沙、岳州、常德等

①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31 页；龚胜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 年，第 13 卷第 2 期，28 页

三府位于洞庭湖平原，其水田面积共为 1307 万亩，占全省水田面积的 47.6%；余下的各府州地处山地丘陵一带其水田面积为 1438 万亩，占全省水田面积的 52.4%。从水田的绝对面积以及它在全省水田总面积中的比重，我们可以知道山地丘陵地区的水稻生产在全省水稻生产中的地位；而从该地区的水旱耕作面积的对比中，则可以看出水稻生产在该地区的农业经济中的地位。从表中有关数据容易看出，位于山地丘陵地区的 10 府州中，有 7 处的水田比重在 95% 左右，辰州水田比重近 90%，永顺约 85%，只有澧州一地水田比重稍低为 68.1%。这些数据说明在山地丘陵地区，水稻种植占绝对优势，而旱地作物所占比重很小。龚胜生先生通过对清代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耕地结构进行详尽的分析后，认为水田比重为 50% 的等值线经过湖北随州——京山——荆门——枝江——湖南石门一线；水田比重为 90% 的等值线经过湖南平江——益阳——龙阳——桃源——安化——新化——黔阳——晃州一线；水田比重为 95% 的等值线经过湖南酃县——安仁——攸县——醴陵——湘潭——湘乡——邵阳——会同一线^①，这样清代湖南境内的水稻种植分布情况便更为清楚了。

另外，有些地方的水稻种植情况还可以从其纳缴的田赋中得到反映。如湘西，嘉庆四年，清政府在镇压了该地的苗民起义后，凤凰厅同知傅鼐“初创屯防，均田养丁，防守碉卡”，耕种“屯田”的苗汉农民交纳“屯租”以代田赋。在湘西凤凰、乾州、永绥等 7 厅县共丈收“屯田”15.2 万亩，其中 11.415 万亩招佃民租，经道光元年核实“酌减”实征租谷 8.9 万余石。其中凤凰厅“屯田”3.0548 万亩，“屯租”2.5451 万石；乾州厅“屯田”6721 亩，“屯租”7725 石；永绥厅“屯田”4.8376 万亩，“屯租”3.9756 万石；古丈坪厅“屯田”397 亩，“屯租”523 石；

^① 龚胜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 年，第 13 卷第 2 期，23 页

保靖县“屯田”3570 亩，“屯租”4023 石；泸溪县“屯田”5228 亩；麻阳县“屯田”6859 亩，“屯租”7323 石^①。为了贮存“屯租”，清政府又在各地分别设置“屯仓”，共 131 处，其中，凤凰厅 63 处，乾州厅 11 处，永绥厅 21 处，古丈坪 3 处，保靖县 9 处，麻阳县 11 处，泸溪县 13 处^②。以上湘西 7 厅县的屯田只是田土总面积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为当地农民自己耕种，具体比例各地不一，如凤凰为“均七存三”，泸溪为“均二存八”，乾州厅“均七留三”。由此可见湘西的水稻种植规模是不小的。

以上关于清代湖南山地丘陵地区水田面积和水田在耕地面积中比重的考察，使我们从面的角度对该地水稻种植情况有了了解。清代各地的方志及其他资料中有关水稻种植的记载，则可以使我们从点的角度对该地水稻种植进行考察。

史载：永顺“种稻则五月插秧，八九月收获，山寒水冷气候，颇迟收。摘后连穗高挂屋际或树头，食则舂之，无隔宿储”^③。醴陵“惟稻有早晚两种，岁两熟，山阿之地以气候寒冷仅一熟。其蒔稻也，早不过立夏，晚不过芒种，晚亦两种夹蒔。早稻缝中者曰亚禾，别蒔，早稻获后者曰翻子。农人终岁勤动，视他邑之岁一熟者尤劳苦……谷称石称斗，不称亩。有丈种，有时种。价则视田之肥磽及谷之贵贱为低昂，佃亦视种之多寡，田之上下以纳租”^④。湘潭“县稻田多上腴，凡成熟田、地、塘 7950 顷 19 亩有奇”^⑤。零陵，“农务全在稻田……山地有可种蒔，皆垦辟之，收获后更蒔荞麦杂粮以济谷食之”，自清“二

^①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50 页

^②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41 页

^③（清）王锡祺《小方壶輿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215 页

^④（清）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醴陵农事》，北京，中华书局，1984-10，2269 页

^⑤光绪《湘潭县志》卷 6《赋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543 页

百多年来,多以操舟为业,大如粮艘,本货甚巨,获利至富者甚多”^①,粮食贸易的发达反映了该地粮食作物生产的发达。祁阳县,人们利用各种途径引水灌田发展水稻种植业,“有溪涧可堰者为堰田,有泉源可导者为井田,有在谷中者为冲田,缘江一带架筒车者为筒车田,池塘蓄水者为塘田”^②。道州“田分六则”,上田为“横坝田”,“筑石堵水,横灌田间,一堤可溉数百亩,遇旱则谷数反赢;次上田为“车田”,“伐木筑堰,横载河流,岸边堰口施筒车,湍波激触,旋转引水而上,一车可溉百余亩”;中田为“塘田”,“即低浅处开成,潴水至满,旱则放之,一塘可溉数十亩”;次中田为“井田”,藉井水以溉润,水源短浅,数亩之外无余也;下田和次下田为“望天田”,无溉滴之源,十日不雨则无禾矣”^③。可见,山区人们通过多方努力发展水稻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我国栽培稻种根据稻株形态生理及其对生态环境条件反应的差异,可分为籼稻和粳稻;根据稻种抽穗开花对短日照条件要求不同分为早稻、中稻、晚稻;根据稻米的理化性质分为粘稻和糯稻,粘米米粒较透明,含支链和直链淀粉,其饭粘性差;而糯米粒呈现乳白色,只含支链淀粉,饭粘性强^④。清代,湖南境内栽培的水稻品种繁多,其中有不少是从外省传入的改良后的占城稻种。长沙府“稻有摩粘、白粘、红粘、毛粘、六十五粘、五十粘、广东粘、早糯、迟糯、云南早、思南早”^⑤。桃源县“境内产稻有粳稻、冬糯稻,一岁有早、中、晚三收,其早熟者曰王瓜早、五十日早、又有六十日、七十日、八十一日,皆谓粘谷……粘糯种类数十,农人各因时令之早晚、土脉之肥磽,

^① 光绪《零陵县志》卷5《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337-341页

^② 同治《祁阳县志》卷4,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210页

^③ 光绪《道州志》卷3《赋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53-254页

^④ 苏广达《作物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8,75-77页

^⑤ 乾隆《长沙府志》卷36《物产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986页

以为播种不齐也”^①。醴陵县“谷之属有五十早、二样早、湖北早、矮子早”等 19 种^②。靖州“粳谷九，又名粘谷、粘谷；糯谷八，曰鸡爪糯，清明浸种”^③。

从清代湖南各地方志中可以看出，当时湖南栽种的稻谷有粘稻、粳稻、早稻、中稻、晚稻等名目，而从“广东粘”、“云南早”、“思南早”、“湖北早”这些名称中可以看出，这些品种当是从外地引进来的占城稻，有早熟的特点，适宜于在湖区、滨河地方栽种，可于雨季洪水来临之前收割。从“五十日早”、“六十日”、“七十日”、“八十日”这些名称知道，它们适宜于在小区气候不同的地方种植。

因为湖南水稻生产发达，清代官府曾多次在湖南采买粮食，清代官府在湖南的粮食采买点主要是湘潭、衡州、长沙、岳州等处。如雍正七年夏，湖北省及湖南岳州、常德二府被旱，都是在衡州与湘潭二地采买米谷赈灾的^④。而且直到同治年间，这些地方仍然是外地采买米谷的主要地区。同治二年，同治帝就说“江苏省各府县的产米不敷民食，向赖湖广等省商贾贩运……有湖北之武昌、汉阳、荆州、襄阳、黄州等府；湖南之长沙、衡州、澧州、岳州……均堪采办”^⑤。

3.3.2 杂粮生产

清代湖南山地丘陵地区的杂粮作物种植较为普遍，各地方志及其它史料中对此屡有记载，其种类繁多，有玉米（又称包谷）、红薯（番薯）、麦、豆、粱、芋等诸多品种，而数玉米和红薯的分布最广，种植面积最大。

在湘西部及西北部山地很多，水源不便使水稻生产受到一定限

^① 光绪《桃源县志》卷 1《疆域志·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88 页

^② 同治《醴陵县志》卷 4《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279-280 页

^③ 光绪《靖州乡土志》卷 4《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279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七册，第 128 折，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173 页

^⑤ 《清穆宗实录》卷 57，同治二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87-1，70-71 页

制，山区人们因地制宜，水稻之外还广为种植旱作物，如包谷、荞麦、粟等。如《清稗类钞》载“湖南之苗人，男女并耕。山多于田，宜谷者少，燔榛芜，垦山坡，种芝麻、粟、米、麦、豆、包谷、高粱、荞麦杂粮。既种三四年，即弃而别垦。以垦熟者硗瘠故也，弃之数年，地力既复，仍垦之”^①。湖南山区开发之初，水利设施还不够完善，当然种植黍稷等旱地作物是很好的选择。

湘东及湘中部山区杂粮种植也很广泛，如醴陵“农事甚勤，隙地皆垦，无弃壤……山谷则种葛、芋、豆、粟等杂粮，并植茶、麻以资食用”^②，“田塍皆种豆种蔬，山地皆种薯、种麦及诸杂粮之属，无旷土矣。豆有黄豆、赤豆、黑豆、小豆、大豆诸种。山民尤利种薯，几佔食粮之半，兼可作粉每根实四五斤”^③，同治《醴陵县志》提到的杂粮有粟、麦、菽、蔬等几大类共四十多种^④。宁乡杂粮有薯、荞、粱、粟等，“山农治山，三伏以锄转土覆草于地下，候雨过炎蒸腐之以美疆土。一岁种芋，再岁种薯、荞、粱、粟，三岁种芝麻”^⑤。粮作物的轮作有利于全面充分地利用土壤中的各种营养元素，而且由于作物轮作不断破坏病菌和农业害虫的生存环境，从而有利于抑制作物病虫害的发生，提高作物产量。在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山民们的这种作法无疑来自长期的生产经验，这也可以看出宁乡杂粮的种植时间当不短。清代湘中诸县种植的杂粮种类繁多，如麦类、高粱、粟、红薯、玉米、豆类多至数十种，不再一一列举^⑥。

湘南地区所种杂粮也很多，如永州府各县山区，随着移民的迁入，

^①（清）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10，2269页

^②（清）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10，2269页

^③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65页

^④同治《醴陵县志》卷4《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279-280页

^⑤转引自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56页

^⑥注释：参见乾隆《长沙府志·物产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杂粮得到推广，“客户开山，广种杂粮，而各邑皆蕃生矣”^①。零陵“山地有可种蒔，皆垦辟之，收获后更蒔荞麦杂粮以济谷食之”^②。该地方志所载杂粮种类有花生、荞、土豆、麦、高粱、玉米、红薯等。

3.4 湖南山地丘陵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

清代湖南山地丘陵地区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烟草、茶叶、苧麻，另外蓝靛、葛等作物也有一定程度发展。

3.4.1 棉花生产

清代湖南的西部地区如慈利、石门等地多种棉花。慈利县多山，棉花主要产于县城附近及娄水以北地区，棉花远贩四川，近贩鄂西，“棉出县附郭及娄以北，而在娄北者良，贩者多搨以入蜀及鄂西鄙，盖慈利之棉盛矣”。另外，在慈利本地的杉木桥、赵家铺、江垭等地还形成了棉布贸易市场，“其纱购于临澧之新安、合口等市，女织男贩，又特盛于杉木桥、赵家铺一带。家工少隙，十十五五，结队西赴江垭者，几无日不有”^③。石门县，民间妇女“克勤纺绩，邑中种桑麻甚少，多买木棉弹纺成布，比户机声轧轧，一月真得四十五日也”^④，说明当地产棉量大，一般农家均有织布机，农村妇女勤于织布，一个月能完成一个半月的工作量。

湘东地区粮食作物为主要农作物，但有些地方也种棉花。如长沙府属攸县，据该地县志载，在清代，攸县所种棉花通常分为三种，种于山上者称为“山花”，种于洲上的则称“土花”，而“自洞庭湖西来者”则称“湖花”，所织布流通于江西一带，可知其产量当不在少数^⑤。

^① 道光《永州府志》卷7《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440页

^② 光绪《零陵县志》卷5《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337-338页

^③ 民国《慈利县志》卷6《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91、198页

^④ 嘉庆《石门县志》卷18《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278页

^⑤ 转引自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58

湖南永州府的永明、江华、新田等地也产棉花而且质量也较好。道光《永州府志》记云：“永明产棉花，柔软而韧，旁郡邑多来贩者，以机杼家籍其线作经，他处之线只堪纬也。秋冬间十四区东铺、马蹄等村货棉最盛”，“木棉之利出于永明、江华、零陵间，人每收买远贩”^①。其余各府如宝庆府、桂阳直隶州、郴州直隶州、辰州府在清代都有关于产棉花或织棉布的记载。

至于清代湖南的棉花产量，有学者估计，清晚期湖南棉花年产量总共可达40万石^②。

3.4.2 烟草生产

烟草自明代万历年间从日本、菲律宾传入我国之后，湖南许多地方在清代已经大量种植，如祁阳、衡州、永州、长沙等府州县均有种植。郑昌淦先生根据各地方志统计出各直省产烟州县数量，其中，湖南产烟州县共19个^③。

祁阳县烟草种植始于明代末年，“明启、祜时始有此，种山埠间，摘其叶晒干，切为丝，以管燃之，吸入口中吐出烟起，故谓之烟”^④。靖州产烟，并加工成丝烟，“将烟叶去茎，用茶油润透，入矾红少许，叠砌压紧成结块，刀刨成烟”^⑤。醴陵，烟用于人们日常待人接物中，“大抵客入门，献茶及烟，普通多尚丝烟，曰水烟、叶烟、旱烟，县城近亦间行纸烟”^⑥。乾隆《清泉县志》也说：“祁（阳）、邵（阳）、茶（陵）、攸（县）所产，皆售于衡郡，制为京包、广包，鬻之各省，

^① 道光《永州府志》卷7《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444页

^② 龚胜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5年，第二期，26页

^③ 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42页

^④ 同治《祁阳县志》卷8《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526页

^⑤ 光绪《靖州乡土志》卷4《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363页

^⑥ 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四章《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47页

俱称衡烟”，“四方求烟草者，得其衡产一而辨，种烟草者相望”^①。长沙也产烟，长沙烟店为保证烟叶的质量作了一些规定，“一撕叶无论何地头烟及秋伏，脚叶头尾，均须好歹索用，扯筋折净，不得草率，尤不得任意挑选，只图自己工资，不顾店东资本”^②。再如永州烟草种植也不少，道光《永州府志》说：本府“旧惟道州龙角营专产，盖淡巴菰入中国未久也，今则遍郡境皆种之。老圃用力多而利少，多弃瓜蔬而逐末也”^③。

3.4.3 茶叶生产

清代湖南山区丘陵一带茶叶主要分布在慈利、安化、宝庆、醴陵、衡山、茶陵、永州、桂阳等府州县。

湘西北地区的茶区主要分布在慈利县。在该县澧水及其支流娄水的汇合处，人们广植茶树，所制红茶最为畅销，据民国《慈利县志》载当地“故饶好茶，近红茶擅赢，民艺日盛，贩者饰之出海，号鹤峰帮。鹤峰帮者，西贾品其与宁都同为第一，实则鹤峰不能专有，大率半出县北……”，“顷岁西乡有作红茶者，贩之辄倍值，于是人稍稍知种茶之法”^④。

湘中茶叶以安化最多，衡山种植面积也不少。如安化，据《清高宗实录》载，乾隆二十一年，湖南巡抚陈宏谋奏：“陕、甘两省茶商，领引赴安化县地方采办茶斤，图占便宜，克减戡头银色，以致茶户先卖客贩，引商采办不前，彼此争执”^⑤。《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亦载：

^① 转引自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58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9，193页

^③ 道光《永州府志》卷7《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459页

^④ 民国《慈利县志》卷3《地理》、卷6《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44、191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515，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2，513页

“安化后乡一带，出产以茶为大宗，初有黑茶，引商贩运，销售西北各路……至咸丰四年，五口通商，始行创办红茶。其买卖规则，每百斤不论有无灰末，扣茶四斤，作为抛灰挽末，计净九十六斤”，“产茶之家，半属穷民，每岁锄茶树需工，摘茶需工，端茶需工，拣茶需工，黑茶尤需柴炭烘焙，每每入不敷出。小民之生计有限，层层剥削，其何以堪”^①。

清代安化在湖南省的茶叶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该地的茶叶生产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至民国年间，其茶叶生产规模大为缩减，产量仅及其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湖南在茶产极盛之时，产额约达百万担之巨，其实数虽已不可考，据安化一县的调查，在鼎盛时代东坪、桥口、黄沙坪、酉州等处，有茶庄八十余家，年出茶叶达七、八十万箱，以后逐渐减少至四、五十万箱，三、四十万箱。迄欧战以前仅及三十万箱，战后民国七、八年间极形衰落，茶山荒芜，茶市萧条，虽一部分改制黑茶推销西北，为数终属有限”^②。

关于衡山的产茶情况，王夫之在《南岳摘茶词》中写道：“山下秧争韭叶长，山中茶赛马兰香。逐队上山收晚茗，奈他布谷为人忙。”^③人们成群结队地上山采茶，可见其地所产茶叶是很多的。光绪《湖南通志》也载：“湖南有衡山茶……生衡山县山谷”，在南岳衡山，“山顶茶特丰，谷雨前焙之，煮以峰泉，甘香不减顾渚”^④。

湘东茶叶产地主要分布在醴陵等地，“县境宜茶，山地皆可种。在昔醴茶输出国外，岁值数十万元，县城常有茶号十数家，于各乡设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6，481页

^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6，707页

^③蔡镇楚等《中国名家茶诗》，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9，314页

^④（清）卞宝第等《湖南通志》卷60《食货六·物产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1480页

庄，挂称收买，运至汉口转售”^①。“自采摘运送以至发拣、装箱，贫民资以为生活者，不可胜计。又宜于妇女，且时值春荒，利赖尤广”，因为产茶量大，还带动了茶叶贸易，清晚期醴陵茶从汉口、上海等地流向国外，“近各省多有改良红茶之议，设学研究，渐著成效，华茶出口，亦渐启外人注意……茶商须有组织，于汉、沪各埠设庄买卖”^②，茶叶生产及贸易的兴盛，让茶农获利颇丰，繁荣了当地经济。

湘南永州等地也产茶叶。道光《永州府志》载：“宁远出窠茶，产九窠山，故名。零陵婆云店、道州江源出茶，味颇厚……东安产茶特细……香味佳绝，不减日铸雨前也。永明大风茶叶大、气味芳烈，与滇普洱绝似，云茶，尤佳”^③。可见宁远、零陵、道州、东安、永明均产茶，而且质量很好，各具特色。

3.4.4 苧麻生产

清代湖南境内许多地方均产苧麻，湘西、湘中、湘东、湘南的很多地方志中都有关于苧麻种植的记载。

湘西地区在清中后期大量种植苧麻，如澧州慈利县溪口市为著名墟市，“百货臻焉”，以往在市中交易的，多为桐、茶，到清后期，“民擅麻利”，每年的交易额达“千万”^④。

湘中东地区浏阳、攸县、茶陵、醴陵盛产苧麻而且有“麻乡”之称。如浏阳以苧麻织成的“浏阳夏布”在全国享有盛誉，“有值二、三钱银一尺者，工细不减湖纱”^⑤。邻近浏阳的醴陵县也产麻甚多，所织夏布

^① 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69页

^② 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69-71页

^③ 道光《永州府志》卷7《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444页

^④ 民国《慈利县志》卷3《地理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91页

^⑤ 王锡祺《小方壶輿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202页

“品质之佳冠于全国”，广销汉口、南京、上海、苏州、杭州、两广、山东、烟台各地乃至国外。“夏布为吾醴手工业之特产，品质之佳冠于全国。每年输出约值七、八十万元，其销场遍于汉口、南京、上海、苏州、杭州、两广、山东、烟台各地。亦有输出南洋、爪哇及外国者。其庄客多在浏阳、萍乡、袁州、万载等县，有县商贩之”^①。另外湘乡、攸县也产麻，“夏布之麻，多由湘乡、湘潭、攸县、沅江等处输出”^②，可见湘乡、攸县产量应该不少，否则是不足以输往他地的。

湘南郴州、桂阳等地，在清代也是重要的苧麻产地。郴州兴宁县与广东毗邻，原有稻田在乾隆以前“多不种稻而种麻”，因为“粤东麻价颇高”，“一年所收之稻当不敌一年三刈之麻……于是有废其腴田者，有尽其所有之田而不种一粟者，有争佃富户之田而甘倍租以偿之者。数年来田改为土，禾变为麻，浸以成风，而南乡近粤，效尤为甚……其势不尽拔田禾而植之麻不止”^③。该县“南乡水田宜苧麻，居民多以倍租佃田植麻，利获数倍，故五路惟南乡缺谷，多仰给于东路”^④。桂阳州嘉禾县也产苧麻，史载“麻向贾粤，今兼贾湘汉，多为外商操纵居奇。土商宜合资储买待价，庶不为衡湘、粤、汉麻客所困，即麻利亦愈赢”^⑤，该地县志所载乡贤中有多人与麻有关，“唐正银字宾山，上乡廊里人……稍积货市麻运售于韶州、佛山镇”，“罗永星……效白圭治生术，谋中兴家产。南贾麻运韶，北贾竹木江汶”^⑥。其地苧麻远销广东、韶州、佛山等地，说明该地苧麻业的发达。

^①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0-81页

^②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2页

^③光绪《兴宁县志》卷15《艺文》，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459页

^④光绪《兴宁县志》卷5《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482页

^⑤民国《嘉禾县图志》卷17《食货中》，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15页

^⑥民国《嘉禾县图志》卷26《贤达传》，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059-1062页

3.4.5 其它经济作物生产

清代湖南醴陵等地产蓝靛。醴陵将蓝靛与瓜、芋等作物间作，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县境东乡产蓝，可为染靛。洋靛未兴，本县及萍、潭各地咸取给焉……种蓝之法，治田作畦。届春分，取种植其中，生叶后，施以菜枯，至夏至可采……旧时，每石值十五、六元，一亩之田，年可得纯利八、九十元。又蓝性好阴，田中必兼植瓜、芋等物，其所入足以当田租而有余”^①。

靖州也种有蓝靛，人们为从蓝靛叶中取出靛蓝，摸索出一套很好的方法，“靛，取蓝靛叶入水池中浸沤约二十日，捞去茎叶渣滓入石灰，极力槌搅，刮去浮泡，过数日成靛。池旁底穿小孔，放去水收靛”^②。

葛属于纤维作物，可用来织布，清代湖南许多地方均有种植。如靖州“葛布，取葛藤和稻草灰入锅煮透，洗去皮骨，晾干分细成丝绩长，用纺车搅紧织布”^③。

其它如姜、薯、藕、磨芋等蔬菜作物种植也较普遍。靖州“磨芋，苗高约二、三尺，叶长而尖。八、九月掘取之，另以稻草烧灰滤水，将水和芋磨取芋汁，入锅久煮成腐，靖人称为磨芋腐”^④。湘中“莲藕胜于他处，故藕粉甲于全楚，岁以充贡”，永州“藕以司马塘出者为尤胜，甘嫩无滓，中有九孔，雪之无丝”，临湘“出莲子，谓之湖莲，实小而味薄”^⑤。

^① 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72页

^② 光绪《靖州乡土志》卷4《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364页

^③ 光绪《靖州乡土志》卷4《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364页

^④ 光绪《靖州乡土志》卷4《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302页

^⑤ 王锡祺《小方壶輿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203、205、206页

第四章 对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评价

4.1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两方面。

4.1.1 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清代湖南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其次,也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如因为湖南各地在农业发展水平上的不一致,各地人民农作技术高低不等,都会造成清代湖南不同地区间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1. 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不平衡。湖南地形复杂,“有平原、丘陵、山地,不同的地貌上分布着肥瘠不同的土壤,以及由于各地海拔的不同而导致的各地小区气候不同,这就造成各地农作物布局的不同。如从土壤影响的角度看,洞庭湖平原的土壤适宜大面积水稻栽培,而湘西南某些高海拔地区,由于土壤贫瘠,只适宜旱作物的生长;从海拔影响角度看,茶叶适宜于生长在海拔高、云雾多的地方,俗语“高山云雾出好茶”即是此理,所以衡山、新化等山区的茶叶生产很发达;从水源影响角度看,湖南水系发达,湘、资、沅、澧四水横贯境内形成扇形水系,为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水资源,所以沿河一带水稻生产非常发达,如湘中丘陵一带成为清代重要水稻生产区即与此有关,而某些高山地区,由于缺水,旱作物的分布则很广;另外,从气温影响角度看,海拔较高的地区,气温较低,适宜种茶,因为茶树

具有较强的耐阴性，其生长对温度的要求为年均温 12.5℃以上^①，而棉花喜温，好光，生长适宜温度为 20℃左右^②。清代巴陵、益阳、常德多产棉，而安化、宝庆、衡山多产茶，即与此有关。

由此可知清代湖南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农作物的布局呈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性。

2.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而造成的不平衡。洞庭湖平原稻作历史悠久，湖南彭头山遗址发现的大量稻谷壳遗存，经碳 14 测定，距今 8000 年左右，比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作遗存还早一二千年。表明洞庭湖平原是我国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③。稻作历史悠久使得洞庭湖平原的稻作水平比其它地区要高，而且该地区的土壤由于长期耕作，形成了极利于水稻栽培的水稻土。水稻土是在种植水稻为主的条件下，受长期水耕熟化和自然成土双重影响而形成的，适宜进行水旱轮作，如水稻与大麦、小麦、棉花、玉米、豆类等作物的轮作。^④相比之下，山区便不具有这种优势。

社会、历史原因导致的不平衡，还体现在山区和平原的农业发展进程不一致上。洞庭湖平原开发历史悠久，而湖南山区的大开发则主要是随着清代乾隆时期人口的大增长才开始的，开发程度远远落于洞庭湖区以及湘中地区。

4.1.2 湖南农产品的商品化

清代，湖南农作物的商品化可以通过粮食贸易、经济作物产品的贸易以及市镇的繁荣三方面表现出来。

1. 粮食贸易有官方行为和民间行为两种，官方在湖南的粮食采买在本章第二节中将有体现，从中可见，仅《清实录》提到的就有

^① 《贵州农业实用技术》全书编辑委员会《园艺及经济林》，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 1997-3，758 页

^② 董宗祥等《四十五种农作物栽培技术览要》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3-5，129 页

^③ 参见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1995-9，30-31 页

^④ 范业宽等《土壤肥科学》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8，70、74 页

30 次左右，输往全国各地。而民间的粮食贸易较于官府采买规模更大，如长沙“所需者日用之常资，惟米谷充积。业商贩则碓户米坊而已。又地不宜泊舟，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其贩卖皮、币、金玉玩好。列肆盈市，则皆江苏、山、陕、豫章、粤省之客商也”^①。张国雄先生认为明清时期两湖粮食的外运有官府行为和民间贩食贩卖行为两种形式，其中，后者的输出量更大，远远超出前者，民间粮食贩运造成的粮食外运是“湖广熟，天下足”的主要经济内容^②。

2，清代湖南种植的经济作物种类繁多，主要有棉、茶、苧麻等；分布广泛，平原、丘陵、山地均有种植。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达，从各地的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湖南的商业是很活跃的。

如清代巴陵县盛产棉花，所织棉布非常有名，吸引了大量外地商人在该地进行棉布的商贸活动。光绪《巴陵县志》载：“有名者，布。初邑之山中多作小布，幅裁尺，红者可巾，且以张彩饰棺柱，青者以为鞵与带，长沙有巴陵小布行以此。其后二三都及冷铺三港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之，布稍精而多。吴客在长沙益阳湘潭者，来鹿角市之，鹿角童桥孙坞皆有庄。庄皆吴客，早起收之，饭而止，岁会钱可二十万缗”^③。该地商人“岁会钱可二十万缗”，可见商贸业是很发达的。益阳县，年产土布可达 100 万匹；常德所产土布销往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等五省；长沙亦为产布旺盛之地，布商往来络绎不绝，每年布产之贸易额数以百万计^④。直到清代末年，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外界的

^① 嘉庆《长沙县志》卷 14《风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272 页

^②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 年第 4 期，70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6，223 页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6，673 页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6，459 页

经济因素开始冲击到这块市场，于是原有平衡遭到破坏，“岳州、澧州及常德等县最重要以及最令人感兴趣的制造品也许就是通常称为南京布的棉布。这种布大多数行销内地，经过岳州海关的只有一小部分。仅仅是用土纱织成的土布现在已经很少了，因这种布虽然结实，却不美观，而且与洋纱土纱混合织成的布相比，其生产成本极高，后一种布织得又结实又匀细，所以最为行销”^①。可见由于质量更好的“洋纱”进入中国市场，本地“土布”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也必将使洞庭湖平原的棉种植业受到很大的冲击。

再如茶叶贸易，咸丰年间，安化所制红茶远销欧美等国，“清初茶业日兴，陕甘两省茶商领引来安采办者甚多。迨咸丰八年，粤商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转输欧美，称为广庄。及洪杨事息，西北商亦接踵而至，嗣后各国需要增加，销路日广”^②。“安化原为黑茶市场，至清咸丰初年，始有红茶之制造，当时年产红茶约十万箱（每箱约 55 至 65 市斤），花卷三万余卷（每卷 71.25 市斤）。红茶销俄国者约占百分之七十，英美仅占百分之三十，花卷则悉销于晋省。嗣广帮中兴，由香港销英美之红茶约增至百分之四十，余百分之六十，仍由恰克图销于俄国，花卷则减少至一万卷^③。可见咸丰时，安化每年外销的红茶和花卷约 800 万斤，茶叶贸易极为兴盛。

3，清代，湖南各县都有市场和市镇，而且数量很大。以长沙府诸县及澧县为例，笔者据乾隆《长沙府志》对长沙府各县市、镇、街数统计结果如下：茶陵 13，善化 32，湘阴 32，浏阳 39，醴陵 30，湘潭 27，宁乡 24，益阳 34，湘乡 45，攸县 23，安化 23，长沙 28，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6，481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6，481 页

共有市镇 350 个^①。澧县“商埠以津市为最，为自庸桑诸县所出诸产胥集于是，以贩运武汉。而易外货以散卖各地，因时取利”，“间有通于荆、沙、常、武者”^②。

据嘉庆《长沙县志》和民国《澧县志》的记载，对长沙县、澧县的市镇统计如下：

③表 4-1 清代长沙县、澧县市镇分布

	距城约三十里	距城约五十里	距城约一百里
长沙县	榔梨市、东山市等 9 市镇	水渡河市、下泥港市等 17 市镇	麻木市，石株市郭桥市、金井市等 7 市镇
澧县	刘家河(重棉业)、红庙、观音港油榨坊、新州市、白杨堤(重棉业及油榨)、萝溪寺、清泥潭、彭家厂，大堰垩(最繁盛)、荣家河(木业)	东港，永镇河(棉业)、周公渡(重木业)、大宗堰、牛浪湖张家厂、盐中张家厂、顺林驿、杉林铺、顺林桥、郭家厂、王家厂(油业、经商)	渡口市(鱼业)、汇口、福星厂、杨家垩、界溪桥、暖水街、方石坪、闸口

从上表得知：一，清代长沙县、澧县的市镇数量多。二，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专业市镇，以经营某一种商品为主，如澧县的刘家河、白杨堤、永镇河就以经营棉花或棉制品为主。三，其中有的市镇非常繁荣如澧县的津市、大堰垩等。市镇的发展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的发达促进了市镇的发展，上表中澧县的专业市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市镇的存在依赖于商业，而商业又依赖于农业才能存在。所以农业与市镇的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更是如

^① 乾隆《长沙府志》卷 9《城池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16-228 页

^② 民国《澧县志》卷 3《实业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78、80 页

^③ 嘉庆《长沙县志》卷 3《疆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51-154 页；民国《澧县志》卷 3《实业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0-83 页

此，农产品往往直接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或者经过手工业的环节后再进入市场，农业成为市场的货源地。市镇的规模和数量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农产品的商品化。

4.2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历史地位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主要内容是水稻生产，通过对湖南米谷外运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水稻生产的盛况，同时也可以了解湖南农业经济在清代全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

“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据学者考证，至迟出现在明弘治初年^①。清代，这一民谚流传更广，而且不只是民间在传播，在清代皇帝的谕旨中也多次出现。康熙三十八年六月：“谕大学士等：谚云‘湖广熟，天下足’，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②，说明至迟在康熙时，该民谚就已经传入宫廷了。乾隆二年十一月：湖南巡抚高其倬奏报收成分数。得旨：“语云‘湖广熟，天下足’，朕额手称庆耳”^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湖广熟，天下足”反映了湖广（湖北、湖南）的粮食生产非常发达，而且也告诉人们，湖广地区的粮食运往全国各地，以“足天下”。清代，在由“湖广”输往“天下”的米谷中，湖南米谷占很大的比重，这一点可以从清代各朝《实录》中看出。笔者对清代各朝《实录》中所提到的湖南米谷外运资料进行了统计，共发现三四处，表示如下：

^①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13卷，第3期，P23

^② 《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9，1047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57，乾隆二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1，937页

①表 4-2 清代湖南外运米谷情况表

序号	年 代	米谷外运情况	资料来源
1	康熙五十七年三月	“粤东之米，资藉粤西，粤西之米又资藉湖南”	《清圣祖实录》 卷 278，727 页
2	乾隆元年六月	“黔省用兵，田地多荒，此后米粮正需接济。……请将本年湖北、湖南应运漕粮二十六万六千余石，全数截留，以为拨运抵补之用，从之。”	《清高宗实录》 卷 25，558 页
3	乾隆三年五月	“敕令……湖南抚臣，拨谷十万石，由长江而下，至江南，由海道至闽。”	《清高宗实录》 卷 69，109 页
4	乾隆三年七月	“湖南岁运黔省兵米二万石。”“黔省入夏以来，贵阳上下，米价昂贵。请将湖南运黔米二万石（按：兵米），碾送清江，听黔省接运平糶。……请再于秋后补运二万石，……以作来岁兵米。从之”。	《清高宗实录》 卷 72，151、162 页
5	九月	“请于（江西、湖南拨运闽谷）三十万石内，……改拨二十万石，截留两江赈济。……得旨：依次速行。”“江南今年欠收，采买楚省谷石甚多，兼以闽浙等省亦陆续来楚采买，以致米价腾贵。”	《清高宗实录》 卷 77，219-220 页
6	乾隆四年七月	“户部咨开湖南买谷二十万石，分拨上下两江，为将来备贮。”	《清高宗实录》 卷 96，465 页
7	乾隆五年五月	“近闽、浙督抚，以杭、嘉、湖三府需米备糶，委员赴衡、湘一带采买。”	《清高宗实录》 卷 117，116 页

① 材料 1—34 见：《清圣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年；《清仁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清宣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清文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1987 年；《清德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8	乾隆六年八月	“(广东)今夏米贵,委员前往湖南、广西采买谷石。”	《清高宗实录》 卷 149, 1149 页
9	乾隆七年五月	“粤东告余, 请于附近粤省之永州、衡州、长沙等三府及所属长沙、善化、湘阴、湘潭、衡阳、衡山、零陵、祁阳等县加贮谷内, 酌拨八万石, 以供买运。如有不敷, 再于稍远之岳州、常德各仓拨二万石接济。.....所办甚妥。”	《清高宗实录》 卷 167, 124 页
10	乾隆八年十一月	“广西今秋收成稍薄, 恐将来不无需米之处, 湖南与广东接壤, 一水可通, 著将截留之漕米, 酌拨四万石, 运往广西, 以备明春赈济。”	《清高宗实录》 卷 204, 630 页
11	乾隆九年四月	“湖南拨济粵米十万石。”	《清高宗实录》 卷 214, 746 页
12	乾隆十三年七月	“向闻江苏未经买补仓储甚多, 请于湖南买谷二十万石, 拨运江苏。得旨: 甚好。”	《清高宗实录》 卷 319, 259 页
13	乾隆十六年八月	“著即于长、衡、岳、澧四府州岁运漕内截留十万石, 以补(浙江)仓储”, 平糶救灾。	《清高宗实录》 卷 396, 202 页
14	乾隆十八年十月	但铜山堤工复又溃决, 数邑被淹,令河南、山东、湖南仍照前议各拨米十万石,速即委员运交该抚.....。	《清高宗实录》 卷 448, 830 页
15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	安徽凤、泗等地水灾, 湖南运送江南米十万石改交安徽	《清高宗实录》 卷 500, 296 页
16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	“江、浙两省上年俱有被灾州县,令江西、湖南二省各拨米十万石, 运	《清高宗实录》 卷 504, 355 页

		交江苏,湖北省拨米十万石运交浙江,以备平糶之用。”	
17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查上年川省欠收,川米罕至。湖南米粮转贩运川省。”	《清高宗实录》卷 533, 729 页
18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	湖南奉命拨运仓谷二十万石运济广东平糶	《清高宗实录》卷 565, 168 页
19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	浙江受灾,湖南拨运二、三十万石米予以接济平糶	《清高宗实录》卷 602, 751 页
20	乾隆三十五年六月	湖南运米十二万石入黔省以救灾平糶	《清高宗实录》卷 863, 576 页
21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	两广欠收,“招商前赴湖南、江西采买米石。”	《清高宗实录》卷 1051, 39 页
22	乾隆五十二年七月	湖北运米十万石经江西入福建,湖南米由江南海口入福建	《清高宗实录》卷 1284, 214 页
23	嘉庆二年六月	贵州在湖南采米十万石,以济军糶。	《清仁宗实录》卷 18, 244 页
24	嘉庆三年五月	湖南漕米三万石拨往四川,协济军米	《清仁宗实录》卷 30 P354
25	嘉庆六年正月	“命湖南碾米十五万石,解往陕西,以济兵糶”。	《清仁宗实录》卷 78, 10 页
26	嘉庆九年十一月	湖南采买粮食运送通仓储备	《清仁宗实录》卷 137, 873 页
27	嘉庆十二年七月	湖南、湖北运米三十万石入江苏、安徽灾害区平糶	《清仁宗实录》卷 183, 419 页
28	嘉庆十六年六月	“粤东仰食广西、湖南米石”。	《清仁宗实录》卷 245, 312 页
29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	令湖北、湖南碾运常平仓米各二十万石随漕粮北运通仓,补缺额	《清仁宗实录》卷 300, 1130 页
30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	“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	《清宣宗实录》

		督抚出示晓谕各米商，迅速贩运米石，由芜湖改道运浙销售，以济兵民口食。”	卷 377，803 页
31	道光三十年四月	湖南采买米一万三千石搭漕船运京仓	《清文宗实录》 卷 7，145 页
32	咸丰七年正月	拨湖南辰、沅二府仓谷三万石运赴贵州	《清文宗实录》 卷 228，554 页
33	光绪三年八月	“本年陕西亢旱欠收，……委员赴湖南等省购运”。	《清德宗实录》 卷 55，761 页
34	十二月	山西、河南被灾，招商于湖北、湖南等省采买平糶	《清德宗实录》 卷 64，881 页

上表所示资料只是对具体到湖南外运粮食情况的统计，实际上清代各朝《实录》中还多次提到“湖广”外运粮食的情况，特别是康熙朝。因为湖南从湖广布政司独立出来是在康熙三年，所以在康熙帝的谕旨中更多出现的是“湖广”粮食外运的情况，而没有将湖南、湖北分别开来。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诸多次的“湖广”粮食外运资料中当包含有湖南的米谷，但鉴于数目不明确，上表未予采录。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清代各朝从湖南输入粮食的省份多达 11 个，它们分别是：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安徽、河南、福建、江苏、浙江、山西、陕西。湖南粮食由官方运往外省用作漕粮 2 次；用作兵粮 5 次；用于平糶 11 次；备贮 4 次；救灾 6 次；采买 4 次。根据上表有确切数据的记载来看，官方在以上行为中从湖南输往外省的粮食数量约 250 万石。

可见“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在清代广为流传是有根据的，反映出湖南是有清一代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的生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4.3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一是自然环境的影响；二是社会的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农业就像一个巨大的露天工厂，农民在这个工厂中劳作，从播种到收获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或是促进或是破坏农业生产。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主要包括这些内容：气温、光照、降水、土壤等方面。从前面的有关章节中我们知道了湖南当代的气候、地理状况是适宜农业生产的，虽然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知道清代在这些方面具体、详细、完整的情况，但由于清代与当代相距并不久远，所以当代湖南的气候、地理资料于我们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自然环境对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广袤而肥沃的洞庭湖平原、湘中丘陵为农业发展，特别是水稻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条件，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清代湖南要获得“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几乎是不可能的；湖南地貌、地形的多样化，使清代湖南除了大量种植水稻以外还发展了其它山地作物，如玉米、番薯、茶叶等，避免了作物品种单一化，有利于食物结构的改良；充沛的降水、合适的气温和光照都为清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研究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原因，更有意义的是考察当时当地的社会因素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下面从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4.3.1 农业经济政策的引导和扶持

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传统经济，农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思想，清代也不例外，采取了以农为本务的经济政策。雍正五年五月，雍正帝谕内阁：“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

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敬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①。这篇谕旨表明了雍正帝对待农业的态度：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认为“农为本，工商为末”。他的这种态度也代表了清代各朝统治者对农业的态度。

清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在顺治时期主要体现在通过免除“科粮”或宽限“起科”的方式鼓励人民大力垦荒，甚至由官方提供耕牛、种籽鼓励人民恢复农业生产。如顺治五年十一月，顺治帝颁诏：“各处无主荒地，该地方官察明呈报，抚按再加察勘，果无虚捏，即与题免钱粮，其地仍招民开垦。”^②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几乎每年都有关于鼓励垦荒的谕旨或诏令。

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垦荒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仍是政府重要的农业政策。如康熙十二年，康熙帝谕户部：“垦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起科”^③，从本文第三章中可以看出雍正、乾隆二帝也多次颁布过相似的谕旨。

除了鼓励垦荒以外，清政府还多次通过蠲免税粮的方式支持农业发展。如康熙三十八年特谕蠲免湖南地丁杂税；四十四年“特谕全免湖北、湖南地丁银米：……应将该省额赋全免一年，以示朕加恩优渥

^① 《清世宗实录》卷 57，雍正五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867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 41，顺治五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8，330 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 44，康熙十二年十一月，1985-9，580 页

之至意”；四十五年又特谕蠲免湖南地丁银米；雍正八年，蠲免湖南额粮四十万两^①。

此外，清代的重农政策还体现在政府支援兴修水利设施上，在湖南由政府拨款援助的水利工程有好几处。如康熙五十五年，湖广兴修堤垸，康熙帝特令助米粮、人工费用共计银六万两。雍正六年，雍正帝令遵照此例，发帑银赏赐六万两以修筑湖广各属堤垸；九年，雍正帝又发平余银两建筑洞庭湖舵杆洲石台^②。乾隆四十年，长沙“前县（令）梁济生因大江水势直射（成功堤）堤址……奏请修建碌岸……共长一百六十二丈……奏准动帑银一万两有奇兴修碌岸，保护城根以垂久远”^③。这些都显示出清统治者对洞庭湖区农业生产的关注。

4.3.2 农田水利措施的有力保障

水是农作物特别是水稻的命脉。为了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清代湖南人民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这些新建的水利工程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为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有力保障了农业生产正常进行。

从前面有关章节中可以得知，清代湖南无论平原、丘陵或山区都有大量的水利设施。洞庭湖平原的水利设施一般为堤、垸，数量众多。笔者统计了光绪《华容县志》所载官垸、民垸数，合计达 192 个^④，其中大多数为当地百姓自己修筑。笔者据嘉庆《长沙县志》对长沙县的堤垸进行统计，其中雍正年间修堤 23 处，共长约 8000 丈；康熙年间修 13 处，共约 3500 丈；乾隆时修 13 处，共约 7000 丈，以上全系民力自修^⑤。有些堤修得很长，如华容县，“下白杨堤，堤长三十五里；

^① 乾隆《长沙府志》卷首《皇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4、26、39 页

^② 乾隆《长沙府志》卷首《皇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37、38、39 页

^③ 嘉庆《长沙县志》卷 6《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70 页

^④ 光绪《华容县志》卷 2《堤垸》，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5-88 页

^⑤ 嘉庆《长沙县志》卷 6《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73-278 页

护三垵，长七十余里”^①。

丘陵、山区的水利设施一般为坝、塘、陂、堰等，如醴陵“近山，则唯恃塘水或小港坝水荫注”^②。这些水利设施规模一般较小，灌溉能力不大，但也有规模很大，灌溉力很强的，如石门县，据嘉庆《石门县志》载：“西泉堰，深不可测，溉田数十余顷”^③。山区的水利设施数量很大，以道州为例，据光绪《道州志》统计，道州八乡共有陂555处，塘215处，平均每乡有陂塘共96处^④。

4.3.3 耕作技术和耕作制度的推动作用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从农业耕作技术的角度看，清代农业耕作技术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封建社会农业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切优秀成果，所以相对以前各历史时期，清代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更为成熟，表现在农时、施肥、管水、除稗、杀虫等各个方面。

洞庭湖平原是湖南省最重要的水稻生产区，其水稻生产的兴旺一方面得力于该地土壤、水资源及光照等自然环境的得天独厚；另一方面得力于合理的耕作技术，如桃源“勤农粪田多方以助之，人畜秽遗，榨油枯饼，草皮木叶以佐生气，普天之所同也。土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压苗足向阳暖土不宜也。土脉坚紧者，宜耕陇垒块，压薪而烧之”^⑤。

在丘陵山区一带，一些方志中也有关于耕作技术的记载，如零陵“正月元夕后，农人将前岁冬所积草粪火灰担至田中，或撒或犁，少壮无少息。清明前后四、五日浸种，六七日播种。所避者三月三日风也，月余可插秧。佣工彼此交易……立秋前获早禾，立秋后获晚禾”，“种田之法先治秧田播谷种，继治他田，初耕以犁，继以耙，有至再

^① 光绪《华容县志》卷2《堤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8页

^② 民国《醴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64页

^③ 嘉庆《石门县志》卷9《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35页

^④ 光绪《道州志》卷3《赋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68-269页

^⑤ 光绪《桃源县志》卷1《疆域志·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88页

三转者。分秧后旬日传以火灰，使田草转青，次则布石灰以杀虫。杀草，匝月始芸，勤者数四不已，惰农则否。其粪田也，或铲生草或采取薪叶渍田中，令腐烂，又以粪秽入之。稻将熟，则去其水，令颗粒坚实，且恐禾穗偃入田泥，谷转生芽也”^①。再如醴陵，“肥料兼用青肥、粪肥，间用火肥，并撒石灰，或用茶、桐枯，取其杀虫、暖水且可烂泥。东乡一带有用烟卷插入禾根者，其特异也”，“耕耘之法，苗未植则作函以沤粪，撒青以备肥如（草子、油菜之类），犁土以和泥，涂塍以防漏。既植，则插灰以暖根，耒草以去莠，布粪以滋禾，干水以实谷”^②。

由上可见，清代湖南在农业生产中所用的肥料主要有粪肥、青肥、火肥、枯饼等。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发现，人粪成分中含有机质较多，如纤维素、脂肪等，和牲畜粪尿比较含氮量高、磷、钾相对较少，易分解，肥效快，常作氮肥施用，可作基肥、追肥。牲畜粪尿多含较难分解的含碳有机物，腐熟后，形成大量质量高的腐殖质和蜡质，能提高土壤保肥保水性，粪质劲柔，后劲长，既能长苗，又壮棵，使作物子粒饱满^③。在清代，虽然人们不懂得这些农业科学，但是凭借历史积累下来的农作经验以及他们自己的经验，这些肥料已在各地广泛使用。在稻田管理上也很先进，如当时所采用的“犁土以和泥，涂塍以防漏。既植，则插灰以暖根，耒草以去莠，布粪以滋禾，干水以实谷”的方法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如笔者家乡所在农村就广泛运用这些耕作技术。

耕作制度上，清代湖南双季稻得到推广。双季稻的普遍推广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稻作农业革命之一，明清以后，长江流域水稻主产区一般为双季稻不同的小环境或小区域因气候土质的影响而各有不同

^① 光绪《零陵县志》卷5《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337-338页

^② 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64页

^③ 范业宽等《土壤肥科学》，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8，165页

的耕作制度^①。如长沙“稻有早、中、晚三种，清明前后播种，立夏前后插秧。早者六月末可获，惟高田为宜，故早稻甚少。中稻则处暑前后获。其最晚者名冬粘、名重阳糯，九月始收，惟下湿田宜之”^②。桃源“境内产稻有粳稻、冬糯稻，一岁有早、中、晚三收，……粘糯种类数十，农人各因时令之早晚、土脉之肥饶，以为播种不齐也”^③。

在耕作制度上还表现为水旱轮作与套作技术的推广。水旱轮作与套作即在水稻之外再种其它作物，以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这种耕作制度还可以改善稻田土壤结构，提高地力。宋代以来，稻麦轮作在长江流域逐渐扩大并相对稳定；豆在先秦时即有广泛种植，而且是一种较适合套作（间作、混作）的作物，至迟在清代，南方地区普遍在稻田中种豆；稻棉轮作在明代就在长江流域定型。另外，南方稻田还流行稻与芋头、红薯等作物轮作或套作^④。如零陵县“……后半月耘草地，有种麦者即刈麦。五、六月若天旱，则车塘水、井水以资灌溉。立秋前获早禾，立秋后获晚禾”，“农务全在稻田……收获后更蒔芥麦杂粮以济谷食之”^⑤，可见零陵存在稻与麦或与其他作物的轮作方式。醴陵将豆、蔬类作物种植在田塍上，也属一种套作方式，“田塍皆种豆种蔬，山地皆种薯、种麦及诸杂粮之属，无旷土矣”^⑥。宁乡杂粮有薯、芥、粱、粟等，“山农治山，三伏以锄转土覆草于地下，候雨过炎蒸腐之以美疆土。一岁种芋，再岁种薯、芥、粱、粟，三岁种芝麻”^⑦，芋为水田作物，可见这里采用了水旱轮作。

^① 裴安平等《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8，344页

^② 嘉庆《长沙县志》卷4《风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1267页

^③ 光绪《桃源县志》卷1《疆域志·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88页

^④ 裴安平等《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8，348页

^⑤ 光绪《零陵县志》卷5《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337-338页

^⑥ 民国《醴陵乡土志》第六章《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65页

^⑦ 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656页

农业生产离不开农业生产工具，它关系到农业生产效率。时值清代，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发展已臻完善，无论从种类还是从质量上说，清代农具都非其前任何历史时期所能比拟。有学者说明清时代的农具，基本上是原地踏步，除了随着钢铁技术的进步而在总体上和内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外，很少有创造性的革新与发展，其农具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传统农具的门类已相当齐全，结构已相当合理，制造农具的钢铁质量已相当稳定，作为手工使用的农具，操作已相当方便，完全能够满足当时农业耕作制度及耕作方法的全部要求^①。

据乾隆时由南书房和武英殿翰林们集体编纂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记载，当时农业生产中从垦耕到收获所用的农具，共分十大类，按用途分别是：垦耕类：犁、铧等 14 种；耙耨类：人耙、方耙等 11 种；播种类：种箪、耨车等 9 种；淤荫类：竹耙、推车等 14 种；耘籽类：耘爪、耘耙等 9 种；灌溉类：翻车、筒车等 20 种；泰西水法类：龙尾车等 3 种；收获类：禾钩、抄竿等 20 种；攻治类：水碾、水磨等 32 种；牧事类：耕索、铡等 8 种，合计共 140 种^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农业生产正是如此。清代集我国古代农具发展之大成，有着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相适应的农具，门类齐全，为我国清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也是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4.3.4 人口因素的作用

人口因素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关系在第三章中已有论述，从中可以看出，清代初

^①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第八章《中国农具发展的停滞》，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766 页

^②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第八章《中国农具发展的停滞》，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785-792 页

期，湖南是联明抗清、平定三藩之乱的主战场，湖南人口损失非常严重，由此导致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直接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由于本省人口的自身增长和外地人口的迁入，使得人口增加很快，至康熙五十年左右，湖广人口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大量荒地垦复，农业经济得到恢复。据龚胜生先生对清前期湖广人口压力的研究，湖南人口压力区（包括长沙、衡州、永州、宝庆、桂阳州、岳州、常德、澧州）在康熙五十年的人口密度为 13.01（人/平方公里），乾隆四十九年为 77.55（人/平方公里），嘉庆二十五年为 153.81（人/平方公里）（见第三章表 3-1），说明在清前期人口是不断增加的，尤其在康乾时期人口增加速度最快，至嘉庆时，人口几近饱和。人口一定程度的增加为农业补充了劳动力，会促进农业的发展，但当人口增加超过土地的承受力时则会阻碍农业的发展。

人口增长对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影响可以从陈锋、张建民等先生对清前期两湖经济发展的评价中体现出来。他们将清代前期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顺治初至康熙中期是社会经济的恢复时期；康熙中期到乾隆后期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时期；乾隆后期以降是社会经济的迟滞与衰退时期。还认为清代两湖地区（湖北、湖南）的经济恢复、经济发展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总体状况大致保持同步，但两湖经济在康雍时期呈现出了较快的发展态势，其重要标志就是粮食产量的增长和粮食外销，此一时期广为流传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即反映了这种情况^①。

人口的多寡与土地的荒熟，是衡量社会经济水准的两个标尺。在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中，人口与土地数额的增长，是社会经济繁荣

^① 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卷 8（上册）第一章《导言：清代前期经济概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2，18 页

的重要标志^①。结合第三章对湖南土地和人口的探索，发现上述学者对两湖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与湖南人口在清前期的增长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呼应的。

4.3.5 周围环境的影响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还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如湖北和江南地区，有学者认为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稻田成了桑麻棉田，纺织业逐渐取代传统农业，长江下游开始从长江中上游各省输入米粮^②。

明清时期，湖北汉口是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是两湖最大米粮集散地。清代湖南湘潭、长沙、益阳、常德、龙阳、岳州都有水路通往汉口，洞庭湖区的粮食便可以通过水运进入汉口。另外，湘江流域衡州、醴陵等湘中地区的粮食，也可以通过长沙再水运至汉口^③。湖南粮食通过汉口可以销全国各地，这无疑会拉动湖南的粮食生产，促进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作物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其棉布、织缎非常有名，如松江府号称“以棉布衣被天下”^④，江宁府“织缎”为其“巨业”^⑤。农产品的高度商品化造成了棉、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很大，甚至超过水稻。这可以从该地的一些方志中看出，如光绪《松江府续志》载：“郡东奉上海三县，地形较高，种棉豆多于粳稻，而棉尤盛，今华亭之东南、东北与奉上海连处亦多种棉，妇女与男子共作……其种稻者不过十之三四”^⑥。上海“（棉花）邑土所宜，

^① 参见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卷8（上册）第一章《导言：清代前期经济概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2，8页

^② 裴安平等《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8，276页

^③ 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1995-9，176页

^④ 嘉庆《松江府志》卷6《疆域志·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79页

^⑤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6《实政》，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54页

^⑥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5《疆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4637页

其利视稻麦为溥”^①，致使该地棉花种植规模远大于水稻，“光绪中叶邑人黄宗坚《种棉实验说》：宗坚食力于农三十于兹矣，于种棉一事粗有心得……上海有田 6852 顷，棉田居其七”^②。

由于农业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大减少，农业人口纷纷转向经济作物生产或进行工商业活动，这样便需要从外地输入大量的粮食，湖南变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米谷输入地，各朝《清实录》中就多次提到湖南米谷外运江南的情况。如乾隆五年夏，闽、浙督抚“以杭、嘉、湖三府需米备赈，委员赴衡、湘一带采买”^③。乾隆十三年，江苏又从湖南输入粮食二十万石，以补仓储^④。

由上可见，由于周边地区对粮食的需求，湖南粮食大量输入江南地区或通过汉口进入全国市场，这便大大刺激了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这是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4.4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清前期湖南人口增长速度很快，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出现了“与水争地”的局面，其后，由于湖区再无可垦之处便向山区进发，开始“与林争地”，过度的围湖造田与开发山区带来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

1, 洪水泛滥，受灾严重。湖区人民争筑垸田，使湖面不断缩小，每至降水多的年份，长江水涨，灌入洞庭湖，湖水再反灌入田，往往给人们造成很大损失。洞庭湖平原一带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湖泊周围的垸田总面积当不在小，而遇大水，情况大都相似。如雍正五年五月以后，雨水不断，“其近湖低洼之处，有湘阴、益阳、巴陵、临湘、

^① 嘉庆《松江府志》卷6《疆域志·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79页

^②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552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117，乾隆五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12，716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319，乾隆十三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2，259页

华容、澧州、安乡、岳州、武陵、龙阳、沅江等十一州县卫申报被水”^①。乾隆二十八年，据湖南巡抚陈宏谋奏：“洞庭一湖为川、黔、粤众流之总汇，必使湖面广阔，方足以容纳百川，永无溃溢。乃滨湖居民狃于目前之利，图筑圩田，侵占湖地，而地方官又往往意存姑息，不行禁止。若湖地渐就堙郁，则夏秋水发之时，势必漫衍冲决，为泽国田庐之患……私筑围田亦安能保无冲没？”^②

当时湖区人民的围湖垦田所引起的不良后果虽然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乾隆二十八年，乾隆帝“著传谕乔光烈每年亲行查勘，间一、二岁即将有无占筑情形详悉具奏，永以为例”^③，至嘉庆时又明令禁止围湖垦田，违者治罪，如嘉庆六年三月，嘉庆帝颁旨：“凡在滨临河湖地面，除已垦者姑免追禁，嗣后毋许占耕，违者治罪”^④，但是这些措施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清代洞庭湖平原的水灾之严重，据有的学者统计，从顺治十年至宣统二年共受灾77次，被灾程度641县次^⑤。

2，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人们向山要地，大量砍伐树木，由此造成的环境破坏非常严重，从清代湖南一些地方的方志中可以得到具体反映。如慈利县“嘉道以往，县名饶材竹薪炭，自顷民多耕山，山日童”^⑥。祁阳县在乾隆末年以前夏季月余不雨，也有塘堰之水灌溉，故不忧旱灾，但乾隆末年以后，却屡苦旱灾，其原因即在于开垦过度致树木量锐减，“从前山中树木稠密，落叶集地，滋润存水，渐渍入溪，故溪流不涸；今山木日稀，无积叶可以存水，雨霁数日，溪流易

^① 乾隆《长沙府志》卷首《皇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34页

^② 嘉庆《长沙县志》卷6《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72页

^③ 嘉庆《长沙县志》卷6《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72页

^④ 嘉庆《长沙县志》卷6《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79页

^⑤ 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1995-9，206页

^⑥ 民国《慈利县志》卷6《实业》，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92页

涸，致堰田无水可注”^①。永州府在乾隆时，“草木蓁芜，山径险阻，虎豹豺狼所在多有”，但至道光初年则“辟壤夷荒天宇开豁，山中间有猎获而市骨者，而人遭猛兽之患则未始有闻”^②，可见永州因山林的开发以至虎狼无藏身之地。江华县同治年间“老林已尽”^③。从以上各县志记载的情况可以看出，清朝前期，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大量涌入山区，对山区进行过度的开发，结果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① 同治《祁阳县志》卷4《山川》，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211-212页

^② 道光《永州府志》卷7上《食货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463页

^③ 同治《江华县志》卷10《风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82页

结 语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内容包括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生产和以棉花、茶叶等作物为主的经济作物生产。水稻生产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平原和湘中丘陵地区，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洞庭湖平原、湘中丘陵及山区都有分布，其中茶叶主要分布在山区及丘陵地区海拔较高地带。水稻生产在清代湖南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尤其重要。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发展在康熙中期以前，主要表现为农业恢复；此后，由于社会安定，人口滋生迅速，农业经济发展加快，平原、丘陵地区农业基础较好之处人口开始饱和，人们开始向山区进发，山区开发随之开始。随着人口进一步增加，山区的开发程度愈益加大，至乾隆晚期，山区土地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这一时期为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时期；嘉庆以后，人口继续增加，此时无论平原、丘陵或山区都感受到沉重的人口压力，土地面积不再扩大，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但人口却与日俱增，于是农业经济进入迟滞时期。

建国以来湖南是中国主要农业生产基地之一，粮食作物在耕作业中居主导地位，产量大，用地多，分布广，商品率高，全省 4/5 的耕地为粮食生产用地，主要种植水稻，其中双季稻占水田总面积 3/4 左右。稻谷产量一般占粮食总产 93%，占我国稻谷总产的 13.1%，居中国首位。双季稻多分布于滨湖各县，以华容、澧县和安乡等县较集中。麻类以苧麻为主，产量居中国首位。烤烟多种植于桂阳、宁远、新田地。省内历来有种茶习惯，1990 年全省茶产量 7.39 万吨，仅次浙江，居中国第二位。茶园主要集中在三大区：以安化、桃江为主的资水中下游地区；以临湘、平江为主的湘东北区；以涟源、宁乡为主的湘中

区。茶叶生产种类多样，以红茶为主，兼作绿茶、黑茶。君山银针、古丈毛尖等为名茶^①。

将建国以后湖南农业发展情况和清代湖南农业发展相关方面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一、两个时期种植的农作物主要种类相似。粮食作物均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均以棉花、茶叶、麻等为主。

二、两个时期农作物的分布相似。水稻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和湘中地区，棉、茶、麻的分布大体相似，大同小异。

三、各种作物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大致相似。清代，湖南的水稻生产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建国后湖南的水稻产量则位全国首位，两个时期均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其它经济作物处于次要地位。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后世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即在作物种类、作物分布、各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等三方面，清代为当代湖南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这是当时统治阶级没有预料到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没能解决好这一环境问题，也给当代湖南农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仍是一个重大任务，如何发展好农业，建设好农村，让农民富裕起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关系到整个经济大局和社会和谐发展。了解历史上农业发展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有利于我们在当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扬长避短，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历史留下的遗产，为当代农业发展当好向导。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209页

参考文献

- [1] 《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4
- [2] 《清世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8
- [3] 《清圣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9
- [4] 《清世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10
- [5] 《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
- [6] 《清仁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 《清宣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清文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1987
- [9] 《清德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 《清穆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1
- [11]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7
-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
-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
- [1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四辑
- [15] (清)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 [16] (清) 王锡祺《小方壶舆地丛钞》，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
- [17] (清)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10
- [18] (清) 卞宝第等《湖南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
- [19] 乾隆《长沙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 [20]嘉庆《长沙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 [21]嘉庆《石门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22]嘉庆《松江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 [23]道光《永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 [24]同治《江华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25]同治《祁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26]同治《醴陵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
- [27]光绪《桃源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 [28]光绪《湘潭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 [29]光绪《道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 [30]光绪《零陵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31]光绪《靖州乡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32]光绪《兴宁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33]光绪《华容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34]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 [35]光绪《松江府续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 [36]民国《安乡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37]民国《上海县续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 [38]民国《永定县乡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
- [39]民国《醴陵乡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40]民国《嘉禾县图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41]民国《蓝山县图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 [42]民国《澧县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43]民国《慈利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 [44]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2

- [45]《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
- [46]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卷8（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2
- [47]周昕《中国农具发展史》，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 [48]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地理志》上、下册（修订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1987
- [49]施金炎《洞庭史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 [5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6
- [51]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9
- [52]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 [53]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54]裴安平等《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8
- [55]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8
- [56]蔡镇楚等《中国名家茶诗》，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9
- [57]郭庆法等主编《中国玉米栽培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2004-9
- [58]范业宽等《土壤肥料学》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8
- [59]董宗祥等《四十五种农作物栽培技术览要》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5
- [60]“贵州农业实用技术”全书编辑委员会《园艺及经济林》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1997-3
- [61]苏广达《作物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8
- [62]郭庆法等主编《中国玉米栽培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2004-9

- [63]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口变化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四期
- [64]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 [65]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13卷，第3期
- [66]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一期
- [67]龚胜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第13卷第2期
- [68]龚胜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5年，第二期
- [69]Witold Rodzinske 《A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I Pergamon Press Ltd. Headington Hill, Oxford, Ox & OBW, England, 1979
- [70]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w.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91

后 记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导师刘渝龙老师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包括选题、文章构架、总体思路、资料查阅等方面。在论文从初稿到定稿的过程中，老师又多次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指出文稿中存在的所有不足，大至文章结构，小至标点、错字，所以这篇论文从选题到定稿都包含了导师的辛勤劳动，让我深为感动和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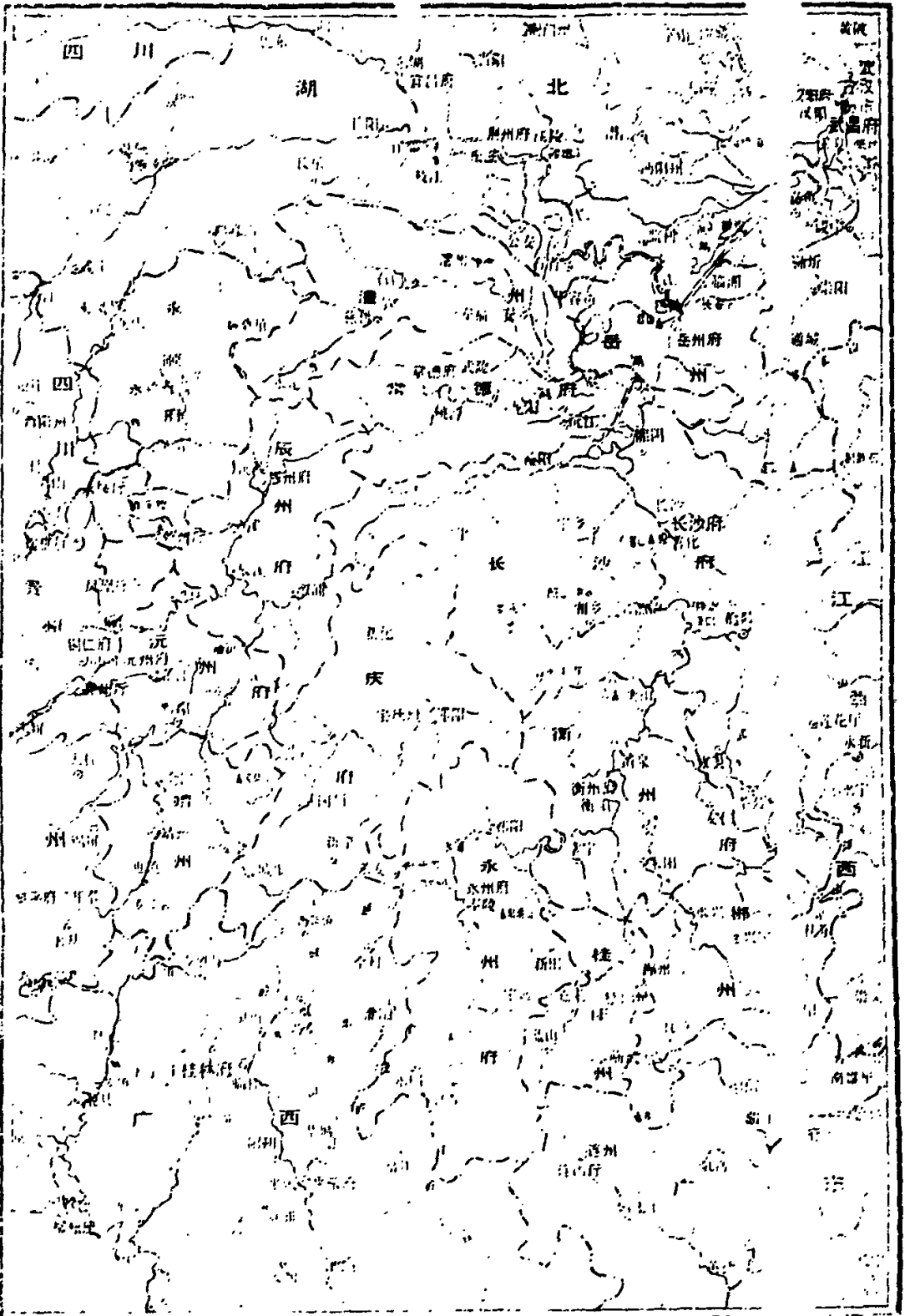
另外，冷鹏飞老师、曹松林老师、李绍平老师、李建军老师、张灿辉老师、柳春新老师、王勇老师等各位师长既在课堂上传授给我专业知识，又在论文上给予了我宝贵的指导和建议。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所有给予我教诲和帮助的师长，向所有帮助过我的同学表示诚挚的感谢！

董谋勇

2007年4月

附图 1-1 清代湖南地图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册（修订本），附图十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532页